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四十八之五十

0163673

1015



163673

Mar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八

夏四月壬申受常參視事摠制河演啓儒者以道德爲本文章爲末道  
德高則舉業亦恥爲之本朝旣設科舉取士其選至精矣又立儒學四  
孟朔取才之法令三館之儒間於雜學試講及去官之日計其分數多  
寡因以遷轉實非待儒者之道恐爲識者所議况春秋仲月令文臣三  
品以下賦詩品題亦足見其才否何必講經而後試其才乎 上嘉納  
遂罷三館取才之法 上謂左右曰自 太祖時已立駟馬之禁申商  
嘗曰若皆不駟則婦人與老者難以駢行且於戰場恐或有害然戰鬪  
之事 太祖備嘗知之而猶且禁之依舊施行可也○輪對經筵○忠  
清道全義縣隕霜三日○刑曹啓今考補充軍決屬各年受教求樂十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受教令婢妾產補充軍所生父沒百日後隨即見  
身立役然不見身者無許人陳告之法故姦詐之徒甘心閑役終不見  
身請自今父沒百日後京中限二十日近道三十日遠道五十日見身  
其限內不現者各年定屬時元不現身者及去已亥年定限內不現婢  
妾子孫等皆許人陳告依永樂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刑曹受教補充  
軍陳告受賞例賞之各色補充軍等雖不及定限若於陳告前自現者

依永樂二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兵曹受教仍屬補充軍從之○癸酉受  
常然視事輪對經筵○以貴生終生德生祿生爲元尹申際左軍摠制  
權蹈慶昌府尹崔府漢城府尹○禮曹據宗學呈啓赴學宗親請依五  
部學堂例除拜表及肆儀外凡賀禮後及六衙日國忌停朝等日並令  
赴學從之○刑曹據廉尚道監司關啓船軍金介同以不行母喪去已  
酉年二月決杖六十徒一年充軍富山浦今徒年已滿未得放送稽諸  
律文軍官軍人犯罪律該徒流者各杖一百徒五等皆發二千里內衛  
分充軍流三等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其犯各有役限而今以軍官  
軍人犯徒充軍者役限雖滿然律無免役放還之例故徒役之限無  
異於流殊失徒流之分請自今軍官軍人犯徒罪者依他平民例役限  
已滿則放還本衛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傳旨工曹自今  
端午進上摺扇勿用金銀○刑曹啓漆原人私婢心方與私奴金良闢  
以鎌揮觸良朕而死律該處絞命減一等○傳旨咸吉道監司鏡城無  
地串洪原補青社使人登望則可見蓼島其令首領官或詳明守令一  
人偕去金南連望見蓼島形勢及水路夷險以啓若有偕南連往還  
蓼島者居海邊望見者詳問本道形勢遠近以啓○甲戌受常然輪

對經筵○盜殺箭串牧場馬二匹命兵曹刑曹漢城府義禁府捕得私奴  
未生囚之其黨自隸金貴逃匿○兵曹據慶尚右道處置使呈啓今被擄  
倭賊本國人時今都老等四人倭四人唐男女二人同騎一船潛來請  
唐人率來于京解送遼東本國人及倭人今本道給衣糧從願安接命  
唐人護恤送京本國人問其父母族親完聚無族親者給閑田及衣糧  
完恤倭人亦給閑田家舍衣糧安接勿使飢寒○遣上護軍洪師錫于  
江原道尋訪叅島○乙亥受常叅視事詳定所啓大小人負嫡妻無子  
賤妻有子者請給其子奴婢不過十口其餘限使孫四寸分給 上曰  
正嫡及良妻無子則雖賤妻之子亦是承重父母奴婢何可減給况本  
朝賤人有奴婢百餘口者尚不能禁更議以啓○工曹叅判柳季聞啓  
元六典居館生徒初受大學通曉然後升于論語以次受讀升于周易  
無不精通然後方許赴舉故雖不講經生徒自勉經學今不遵此法故  
學者徒事詞章不勤經學請行元典之法 上曰然○判府事崔閔德  
啓盜殺牛馬者甚衆必皆皮工無賴者也今盜殺司僕馬請鞫其黨大  
懲右議政孟思誠亦啓宜禁常人皮鞋與不緊皮物 上曰勢難禁之  
可令刑曹窮推其黨○輪對經筵○禮曹啓宣德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教旨

神懿王太后

元敬王太后尊諡太字考古制以聞今與儀例

詳定所謹按新唐書皇后列傳順宗莊憲皇后憲宗之母也崩初稱諡

云莊憲皇太后議禮使鄭綱奏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

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所以別尊稱也國朝典禮皆因古制

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諡號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

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刊

今有司移牒及奏狀參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諡冊入陵神主入廟

即當去之又按文獻通考唐昭宗時將行禘祭有司請以恭僖正獻孝

明三太后神主拊享於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等議曰曲臺禮云別

廟皇后禘祫於太廟拊於祖考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

位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

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諡皇后明其後太廟有本室即當遷拊帝方在

位故皇后暫別立廟耳今恭僖正獻二太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

四年造神主合拊穆宗廟時穆宗廟已拊武宗母宣僖皇后神主故為

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

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別立廟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僖恭義同

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爲太皇太后與恭僖同謹以是說考於歷代西漢諸后無謚東漢始建后謚配食廟室者光武后陰氏明帝后馬氏章帝后竇氏和帝后鄧氏安帝后閻氏順帝后梁氏桓帝后竇氏平生皆崇以大后之號及崩冊謚祔廟則皆無太字唐高祖后竇氏而下配食之后冊謚皆無大字又自代宗以下訖于唐終未嘗立后其配食之后皆繼世之君追尊所生之母耳然亦無有太后之號繫之謚者至于宋世廟室既有配食之后繼世之君追尊所生之母祠之別廟者亦不加太而別之真宗時禮官上議請升祔懿德皇后其淑德皇后加太字仍舊別廟詔恭依其淑德皇后不加太字別廟祭享蓋從子加太者有非嫡之嫌故耳今神懿王太后元敬王太后尊謚皆有太字有違古制然神主已題太字不可改之今後但允祭祀祝文及忌日停朝啓本文書稱神懿王后元敬王后何如敬依○御慶會樓觀衛士騎射○丙子親傳夏享大祭及雩祀祭香祝○輪對○遣典農尹辛引孫于咸吉道尋訪藝島○丁丑功臣府院君閔汝翼延嗣宗宋居信戶曹判書安純等進豐呈王世子及宗親駙馬侍宴○

戊寅受常祭視事輪對經筵○傳旨戶曹自今各司凡干錢穀事諸曹  
勿直啓必令戶曹磨勘以啓○命放付處權踐尹得洪邊處厚○咸吉  
道城基看審使上護軍趙貫啓臣與監司都節制使同審龍城及吉州  
邑城移設處自龍城木柵西南三里許松洞城基周回四千六十尺城  
內水泉亦多外無水患出入軍馬亦便宜於此築石城吉州則自容舍  
西南八里許自塔原之東城基周回六千尺可於此築石城置官舍但  
城基內無水泉姑待秋成掘井若無水泉則自塔原之下無水患出入  
亦易可築邑城命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龍城城基可依所啓  
吉州則可移自塔原之下從之○山川壇巡審別監鄭陟啓平壤箕子  
廟神位書曰朝鮮侯箕子請削箕子二字上曰然箕國名子爵也不  
可以爲彌然泛稱朝鮮亦似未安稱後朝鮮始祖箕子若何今詳定所  
議啓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等以爲宜稱後朝鮮始祖  
箕子摠制鄭招以爲宜稱朝鮮始祖箕子從喜等議○己卯輪對經筵  
○庚辰以兩停詒日賀禮百官進鞍馬表裏○通事裴蘊趙忠佐仇敬  
夫等回自京師啓 帝賜 王世子朝服一副賜忠佐蘊敬夫等衣○  
白川郡人劉乙未妻莫德一產三男命賜米○辛巳受朝祭視事上



謂左右曰今賜世子朝服非因奏請也前賜大梁冠則中朝二品朝服  
今賜玉帶玉環中朝一品章也其重我世子至矣曩讓寧爲世子朝見  
時特賜金帶今世子則未朝見而恩禮之重如此誠罕古羨事也宜盡  
禮致謝方物數目何如而可左議政黃喜對曰此誠特賜也然今賜帶  
環從前梁而賜則可降一等以備禮物前者梁冠謝恩進馬三十匹今  
宜進二十匹餘物可量宜備之 上曰馬二十匹似略然不可過此餘  
物宜從厚以備 上又曰今觀河崙所修元六典易俚爲文間有空碍  
難曉趙浚所撰方言六典則人皆易曉無乃可用乎喜對曰用方言六  
典亦可摭制河濱曰今續六典既以文撰之元六典亦當用文不可用  
方言其窒碍難曉處宜令改正 上曰元續六典各異雖并用方言與  
文何害禮曹判書申商啓咸吉道都節制使報童猛哥帖木兒使人謂  
曰 帝下詔於我令刷還揚木峇兀所虜中國人物我欲刷送但道經  
兀狄哈部落恐被掠不能達也曾赴貴國者已皆遣還今欲刷送貴國  
護送上國峇云潛赴我國者理宜護送命爾刷還者非我國所知也爾  
宜直送上國猛哥帖木兒又使人曰直送上國則被掠必矣須更善達  
臣以爲若令我國護送疲弊實多何以處之 上曰 帝雖勅我刷送

固當盡力况彼承詔誠願刷送勢難自達賴我如此其可不從乎宜論此意于猛哥帖木兒○詳定所啓大小命婦封爵正從一品嫡妻稱某郡夫人二品妻稱某縣夫人三品以下妻仍舊但二品以上妻同於三品以下妻吏曹給牒未使自今吏曹僉議以啓下批若其守信嫡妻因子職封爵者加大字從之○上謂知申事許誠曰通事裴蘊嘗奏請梁冠而頗有功今又受冠服而來雖非其功再成美事可賞職○輪對經筵○慶尚左道處置使啓自己亥東征之後倭寇已服天威不敢肆虐然狼子野心乍臣乍叛詭謀難測預備之策不可不慮一富山鹽浦並近對馬島實倭船會泊之所使客及商船小不下二十餘隻若居貨倭則男婦或百人累年留浦悉通語音混處軍卒兵備虛實船楫利鈍靡不知之若一朝構釁出其不意竊舟浮海將何以及臣愚以為去海二三月程洛東津宜寧浦及水路相通昌寧靈山宜寧草溪等處江邊設倭館申嚴烽火倭船若來則遣兵船迎問其意考其書契差通事考察泝流而上接待于館若其船大不克到館者通載小船其商倭及恒居倭亦依此例皆徙置館下從願興販資生其捕魚爲生者差使負給行狀每行不過二三名令騎小船出海捕魚毋得以滯如是則素畜異心

者初不就館已就于館者不敢自肆商倭由此稍減而恒居之倭亦自漸除矣一擇曾經顯秩公廡正直者二人定爲倭館監考輪番留館禁亂又以守令定爲差使負更相考察使不得擅自出入一海門兵船陸鎮軍馬益加戒飭以嚴守禦使在內之寇無由生變在外之賊不敢運謀命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壬午受常參輪對經筵○癸未受常參視事刑曹判書金自知啓九工商賤隸受職者當犯罪論決之際援引有職者雖本系常人取旨論決之教不即受罪若其已覈得情之事雖取旨決罪固無失機之弊其或推劾之際違端微露當即拷訊必待取旨乃加拷訊故生謀飾詐遂不輸情詞訟因以淹滯 上曰其稱本系常人非謂工商賤肆也乃謂非世族而仕於卑官西班八品東班九品以上之人也若司謂司鑰舞隊之類雖有職不在流品之例九文武犯罪者令取旨贖罪者所以尊士君子也雖非世族而非工商賤隸則因其有職而亦優待之可也○輪對經筵○命還給趙末生職牒末生久執政權賣官鬻獄多受賄賂坐以貪污收其爵牒放黜于外者有年前歲已蒙 上恩得京外從便今又有此命聞者皆駭○禮曹啓永樂十五年閏五月十四日本曹受教文科初場講經時每書問一

章許臨文以答只要融貫旨趣成均館四部學堂及外方鄉校生徒考  
講時並臨文講論故生徒率皆連文粗讀不勤誦習請自今京外生徒  
考講及升補教導取才並用背講以勵學問從之○兵曹參議朴安臣  
上書曰爲國之道惟當鑑於前而慮於後以圖其長治久安也我國家  
三面濱海而倭島甚近在昔三國之時倭寇侵掠考諸往史班班可見  
及高麗末葉倭奴始寓我近島或行丐乞或行貨利有如今日之事歲  
庚寅試以費奪漸以虜掠民不知戰望賊奔波沿邊之地盡爲賊藪遂  
以其船授疲卒去岸留泊深入諸郡或至旬月恣行殺掠屢意乃返  
而復來自春至秋略無虛月間欲備兵禦之倭船驟疾旋轉如飛視若  
指東返侵於西我兵奔難遇賊蓋寡雖或與戰勝捷幾希於是深遐州  
郡亦爲賊藪馴至戊午泊于海豐欲寇京城又舟過漢江遂泊月溪唇  
亡齒寒若是之慘惟我 大祖大王參謀國政始設兵船以備制賊歲  
庚申賊船百艘來寇鎮浦兵船圍攻盡數焚蕩賊勢窮蹙周行二道  
大祖奮兵追擊大捷雲峯餘賊竄伏智異山結椽生還者百有一二歲  
壬戌賊忿鎮浦之敗欲以水戰決勝乃大舉船艘來泊昆南邊將鄭池崔  
茂宣羅瑞率兵船十餘艘以禦之賊以衆寡不敵乘輿掩戰兵船奮擊投

以火炮焚滅賊船賊乃遁避追奪大船九隻自是以後莫與兵船抗拒  
往往雖或寇邊有同鼠竊不得安然留泊深入爲寇歲戊辰賊知我國  
有攻遼之役而戰艦空踈乃來泊鎮浦歷至慶尚入寇以歸惟我  
太祖在潛邸握兵機赫然有怒翌年己巳謀遣邊將率兵船往泊對馬焚  
賊船數十而返賊相與戒曰高麗兵船若是來攻則將不得居於此島  
挈家移徙百頗有之歲己亥賊乘其不虞來泊庇仁焚兵船殺邊將佳  
我 太宗斷以神策命將率舟師問罪對馬焚奪賊船舫至數百賊乃  
墜膽款塞歸順未有如今日之切也由是言之陸兵數十萬之禦賊不  
若兵船數隻之制賊其明效大驗爲可鑑矣兵船之重若此而其材必  
用松木松木之長幾至百年乃可造船而一船之材幾數百株矣夫以  
松木全盛壯長之時始造兵船纔五十年而四境之內松木已爲殆盡  
則將未數十年而人力所及之地船木絕無可知矣船木絕無而戰艦  
未造則前日之禍恐自此而始非細故也 主上殿下深燭是理歲甲  
辰出自宸衷特降綸音至曰當今船木殆盡予痛心焉其禁伐禁焚培  
養之今備載典策慮患思危之意至矣盡矣臣愚以爲未長之材禁焚  
培養固方來之深慮既長之材搏節待用尤今日之急務也願以松木

壯盛爲限諸道無軍空船姑令全除貢船姑船與夫京外私船亦皆減  
數管官舍造民居一禁松木則庶乎其從權適變長治久安之策也或  
曰無軍兵船所以備不虞不可不造臣愚以爲當倭寇方熾兵船始設  
之時各所兵船視其緩急定爲常數相望泊立足以備邊及至已亥征  
倭之後姑設空船以備不虞而已初非永久之計也况撙節其材以待  
其用則須及倭興之日猶可造用何可當此倭寢之時預造空船以費  
殆盡之材乎又曰公船國用私船民利不可減數也臣愚以爲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矣倭寇四侵唇亡齒寒其害爲大多造公私船以資其用  
其利爲小何可計小利而忘大患乎至若官舍民居亦所不廢也然倭  
寇侵掠室廬焚蕩民不得息則高居廩屋亦安用哉兵船堂堂倭不得  
侵國家寧靜則雖用雜木以營居尚可以燕燕居息以樂太平矣且申  
嚴焚禁培養之令以待松木盛壯遍于山野不可勝用然後聽其取用  
何害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軻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  
爲不畜終身不得皆譏其不知慮患噬臍無及之意也臣生長嶺南其  
於倭患既耳聞而目覩之矣又奉使扶桑粗知倭島之事變敢以管見  
仰煩天聽伏惟 聖鑑裁擇施行命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無

軍空船全除之貢船站船減數令工曹磨勘營官舍造民居宜仍舊從之○傳旨兵曹曰咸吉道赴防口傳軍官其計年月多小叙用因其道都節制使河敬復之請也○漢城府啓京中五部及城底十里物故牛馬審驗給立案後肉則著標皮則不著標故盜竊牛馬者常多請自今生皮納本府受漢字火印熟正及賣于市又告京市署京市署考其著標方許買賣即收其標燒毀之如以無標皮私相買賣者京中則管領及五家長城底十里則勸農方別監等輒報本府本府移文刑曹依無標牛馬肉買賣入例論罪皮則沒官其不告官管領五家長及勸農方別監等亦依律罪之外方各道以州名字號火印著標依上項例施行從之○甲申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望祭香祝○右司諫卞季孫等上疏曰賞罰國家之大典廉恥士風之大節賞罰不中則勸懲之道不明廉恥道喪則貪污之風日興曩者趙末生幸執政權受人賄賂賣官鬻爵頥指官吏變亂是非凡所利己靡不爲之上累君德下毀士風乃其所犯罪至於絞 殿下特以好生之德不置極刑只收職牒放黜退方大小臣民猶有缺望未幾放還使之從便今又命還職牒其於賞罰善惡之典何其於砥礪士風之道何伏望 殿下亟收職牒還給之命

終身不齒以正士風以戒後來大司憲李緇直等亦上疏曰爲國之道  
養廉恥戢貪墨而已爲大臣而苟犯貪墨以毀廉恥則所當痛懲而不  
可輕宥也趙末生本以寒微過蒙 上恩位至宰輔久居權要固宜小  
心敬謹圖報萬一不此之顧因緣假托縱肆已欲私通書狀密收船價  
土田臧獲公然受贈賈官鬻爵壓良爲賤靡所不爲賊至絞刑 殿下  
特從寬典只收藏牒竄逐于外曾未數年召還京都九有耳目罔不缺  
望今者又賜職牒臣等不勝驚駭反覆思之自開國以來大臣貪污不  
法以累士風未有如末生者也得全首領以保餘生亦云足矣俾還職  
牒得列宰相則竊恐貪墨之徒將無忌憚而廉恥之道喪矣伏望 殿  
下俯從輿情還收職牒以礪士風以戒後來皆不允○乙酉幸幕華樓  
觀營造之狀還御幄次令衛士挽強弓射二百步宴慰造成都監提調  
安純洪理等于幄內賜郎廳監役官等宴下至工匠軍人並賜酒果宴訖  
上復觀之責其規模低暗命改構重屋○丙戌受朝叅視事輪對經筵  
○詳定所議書箕子碑篆額以啓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  
稠等以爲宜書曰箕子廟碑摠制鄭招以爲宜書曰朝鮮國箕子廟之  
碑從喜等議○禮曹啓受本國使臣賚來勅書朝服儀先期有司設帳



殿于慕華樓西北立紅門於帳殿之北結綵設 殿下幄次於帳殿之

前近東西向設 王世子幕次於 殿下幄次之南北向皆隨地之宜

設龍亭褥位於帳殿正中南向香亭在其前設司香二人位於香亭之

左右設 殿下祇迎位於帳殿之西近北東向設 王世子及文武群

臣位於帳殿之南東西相對北上文武備金鼓儀仗鼓樂於慕華樓前

又於景福宮門結彩設闕庭於勤政殿正中南向設案于闕庭之南勅書

案在東朝服案在西設香案於其南設司香二人位於香案之左右設 殿下受

勅書位於香案之前 殿下祇迎位於殿庭西階下東向拜位於露臺

上近北北向待勅書龍亭設 王世子及群官拜位於 殿庭東西如

常儀陳儀仗於殿庭東西設樂部於群官拜位之南其日 殿下時服

率 王世子及群官備儀仗出慕華樓勅書將至中護引 王世子奉

禮郎引群官先就祇迎位分立判通禮導 殿下就祇迎位勅書至

殿下率 王世子及群官躬身迎使臣以勅書置龍亭中身平朝服舁擔

立帳殿前龍亭出上路司香二人挾侍香亭上香龍亭南向少駐金鼓

在前次群官乘馬行次 王世子乘馬行次 殿下乘馬行次儀仗鼓

樂次香亭次 勅書龍亭次朝服舁擔次使臣行於龍亭之後至景福

宮中護引 王世子奉禮郎引群官由西門入就拜位儀仗入陳如常

儀判通禮導 殿下由東門入就西階下祇迎位使臣以勅書龍亭及

朝服昇檐由中門入 殿下躬身王世子及群官皆回班躬身過則平身北向

使臣陞殿置 勅書朝服于案上使臣立於案東判通禮導 殿下就

拜位通贊唱躬身樂四拜平身樂通贊唱跪 殿下率王世子及群官

跪司香二人進香案前一人奉香爐一人奉香合三上香訖各置于案

上退復立通贊唱俯伏興平身 殿下率 王世子及群臣俯伏興平

身判通禮導 殿下由西階陞詣香案前受 勅書北向立使臣稱有

制判通禮贊跪 殿下跪通贊唱跪 王世子及群官皆跪使臣奉勅

書西上授 殿下殿下受 勅書授近臣使臣奉朝服授 殿下殿下

受朝服授近臣近臣展 勅書跪進 殿下覽訖授近臣判通禮贊俯

伏興平身 殿下俯伏叩頭興平身通贊唱俯伏興平身 王世子及

群官俯伏興平身判通禮導 殿下降復位通贊唱四拜 殿下率王

世子及群官四拜樂通贊唱禮畢判通禮導 殿下入內中護引 王

世子奉禮郎引群官以次出從之○丁亥受常參輪對○兵曹判書李

隨卒隨字擇之鳳山郡人少好學不怠精研講究為時輩所推服洪武

丙子中生負試第一人永樂庚寅 太宗訪求經明行修者成均館以  
道薦被召未幾以習舉業辭還明年知中事金汝知承命走書曰至尊  
聞君遜于山野特命召之宜即就途及至命授諸大君書 上在潛邸  
尤加禮貌隨益謹慎壬辰拜宗廟注簿甲午秋 太宗幸成均取士隨  
擢第四人除典祀注簿累遷工禮二曹正郎丁酉拜典祀少尹明年  
上即位以繕工正特授同副代言又明年陞同知摠制未幾以老親在  
黃海道出爲本道監司明年入爲同知摠制俄遷吏曹叅判乙巳拜都  
摠制轉藝文大提學議政府叅贊丁未母歿治喪不用浮屠服闋復爲  
都摠制尋轉吏曹判書遷兵曹判書醉酒馳馬而墜尋卒年五十七性  
厚重不事文飾窮通得喪未嘗喜愠不事產業累歷諸任常帶賓師之  
任益加勤謹計閭 上震悼特爲舉哀輟朝三日賻米豆并五十石東  
宮亦賻二十石命禮曹正郎鄭陟護喪又令知中事許誠議禮葬可否  
左議政黃喜右議政益忠誠贊成許稠等以爲隨之職事雖不及禮葬  
之例既加息數舉哀宜用禮葬遂命有司庀葬謚文 靖學勤好問文恭  
已鮮言靖子四曰龜從筮從卜從吉從○判右軍府事卞季良以病辭  
從之仍傳旨曰卿受重任病未治事故欲免職事予豈以卿爲備負而

允之乎卿其安心調理○司僕提調啟軍國之需莫重於馬而牡馬之  
良者種類殆絕漸以矮小將來可慮請於翰采里兀良哈處從其所願  
給以雜物換易達達牡馬體大者從之○丘曹啟前此每年正朝節日  
千秋進獻馬八十四匹補數馬十六匹分定各道除使臣來往平安黃  
海道外慶尚道二十八匹全羅道二十三匹忠清道二十二匹京畿江  
原道各十匹咸吉道七匹今姑依上項數索可用進獻馬預養之以各  
道魚鹽稅神稅布及雜物從願給價後日則刷各牧場三四歲馬倍前  
數分子各道預養作騶調習進獻之後又刷牧場馬充立預養以備歲  
貢從之○慶尚道靈山咸安玄風陝川金海宜寧山陰三嘉機張固  
城蔚山慶州大丘興海長鬢安東延日義城寧海盈德榮川清河義興  
眞寶泗川奉化青松咸陽晉州昆南新寧高靈密陽安陰昌原漆原永  
川清道金山星州仁同開寧梁山珍城鎮海居昌東萊善山亭陽尚州  
醴泉知禮慶山河東巨濟河陽軍威昌寧全羅道南原益山南平潭陽  
寶城同福綾城興德高興康津順天長城靈巖高敞茂長羅州井邑高  
山泰仁和順樂安珍原茂朱昌平金溝全州任實龍安古阜淳昌求禮  
谷城玉果龍潭茂珍光陽雲峯扶安長水咸悅鎮安礪山海珍等官地

震○庚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始講資治通鑑續篇○命量移黃象于畿外以其妻上言也○大司憲李繩直等上疏曰臣等將趙末生職汚之罪具疏以聞 殿下特以待從劬勞不許俞允末生久居權要富貴已極尚懷無厭之心恣行貪得之計犯賊條件者在罪籍良女三嘉四德等所生人口知非役使此其一也金道鍊梁敏等所贈奴婢三十六口公然受之此其二也富居人補充軍徐招賂以銀瓶段子不計仕日冒濫授職此其三也僧尚惠義遊等之銀及兄僧雪牛夜銷佛器之銀知情受用此其四也請于楊州牧使宋興除州人任友侍衛軍之役授之以職仍執友田且受洪忠許忠之田並皆授職此其五也微族韓會未納田租遂奪其田此其六也龜津巡威等官私通書狀收其船價此其七也論此罪犯死有餘辜豈宜覲面朝著得參朝列乎末生雖有劬勞之功特蒙 太宗之至恩 殿下之厚澤以居華要朝夕侍從實一身之榮幸豈可謂之劬勞乎其貪汚不法之行法所當懲終不可赦伏望 殿下依前章所申還收職牒以礪士風不允○進鷹使通事回自京師啓太監尹鳳傳 聖旨云 王至誠事大無一事或違今進白角鷹前後所無一出於宋徽宗時而畫影一本流傳而已朕所常珮

帶環今特函賜○節目使押物盧重禮回還啓臣等狀于禮部云小邦僻在海隅本乏良醫幸出幾般草藥未知真假今將膏到本國所產相似藥名開坐具呈伏乞照詳許令明醫辨驗真假禮部奏差大醫院醫士周永中高文中等到館辨驗得堪中藥材一十味赤石脂厚朴獨活百部香薷前胡麝香百花蛇烏蛇海馬不識藥材一十味玉不留行丹麥紫堯枳殼練子覆盆子食茱萸景天單瓣安息香○刑曹啓訟都官者以誤決訴憲府憲府還移都官使分正誤決都官辨之報以訟者誣告訟者窺免其罪亦訴都官誤辨憲府當治訟者妄告之罪然既聽理移文故不論其罪復送都官然曾立決折官吏逆代後分辨之法故雖限十月使呈誤決因決訟官吏未滿未得舉論請自今罷十日接狀之限待決折官吏逆代之後呈誤決京中限三十日京畿五十日江原忠清黃海道七十日慶尚全羅咸吉平安道百日憲府接狀分送其司使之分辨其誤決者妄告者依教論罪從之○辛卯正朝使吳陞副使李君實賈勅書及朝服以來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于慕華樓至闕行禮如儀勅曰今特賜王世子珣朝報一副至可領也上喜賜陞君實鞍馬御慶會樓下宴慰之王世子及宗親駙馬政府六曹二

品以上及從事官入侍○左司諫申包翹上疏曰臣等竊聞女無廉恥  
棄夫如荃士無廉恥棄君如鈿廉恥道喪國何用旃然則廉恥有國之  
大維士風之大節不可不礪也臣等以趙末生曾犯貪污不可輕宥具  
疏申請未蒙俞允不勝憤切末生爲人既有學問不可謂無知也挾掌  
政權不畏邦憲受人賄賂賣官鬻爵願指官吏逞欲無忌固非一二計  
也歲在丁酉爲知申事受洪忠之田以朝奉加保功差龍媒萬戶忠無  
故見代及庚子爲兵曹判書又加保義差襄陽萬戶此其一也歲在癸  
丑受許忠之田授以隊副此其二也歲在丁酉受侍衛牌任友之田招  
隱京中至戊戌差爲隊副此其三也歲甲辰托以母墳近地濫受吳溥  
之田此其四也族人韓會之田以二年不納租爲辭奪而耕之此其五  
也受補充軍徐括父子段子銀瓶不計仕到差父子爲隊副此其六也  
與兄僧雪牛盜用宗門佛器白銀此其七也受金道鍊梁敏等奴婢四  
十四口而其所訟奴婢陰嗾知部朴翹房掌金寧使之淹延不決此其  
八也歲己巳請於菴津巡威等官船輸貢鹽燒木以來收其船價此其  
九也歲壬寅良女甘勿所生三加四德詎稱逃奴婢所生執四德等告  
訴辨明末生知爲良人而其所生金孫無金勒令役使此其十也惟此

十事罪不容誅又嘗受奴婢四口於許盤石幸以赦前不抵罪以此觀之已著之事尚且如此其揜藏不露者抑不知其幾許也臣等竊念自開國以來執政之臣未有如未生之貪污也特蒙 上恩得保首領國人猶且缺望豈意今日有此寬典也此臣等所以驚駭憤切敢言不已者也且未生既非元勳又無特寬之故則固無時而可赦也况官吏犯賊至於伏誅者亦或有之臣等竊恐罪同而罰異非盛朝之令典也若此輕宥則自今貪污者必以未生為藉口而無所忌憚也伏望 殿下俯從前疏之請亟收還給職牒之命終身不齒以懲後來不允○壬辰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謝恩使判府事李澄摠制金孟誠回自京師傳旨義禁府李澄金孟誠赴京之初稽緩渡江澄及李君實於回還東關路上馳站馬獲獐站夫訴管事官管事官脫通事仇敬夫笠跪之取招將答護送鎮撫而止乃取澄等未及所獲獐給站夫通事庶取濫行貿易朴蕪潛取唐人鑠鐵其悉推鞠以聞○傳旨吏曹自今赴京之行書狀兼檢察官必遣司憲監察令帶陪吏及從人一名先是使臣赴京時擇文臣可用者差為書狀官糾察非違間有冒濫者故議諸大臣有是命○兵曹啓講武行幸時扈從三品以下軍士及各人請皆給章標



司禁司僕三軍鎮撫內禁忠義衛速古赤鷹師向化人隨駕吹螺赤及金  
搥制以上各品伴人皆屬中軍用紅章貼於胸中軍屬上大護軍護軍  
別侍衛左一番右一番甲士侍衛牌別侍衛節制使及掌軍節制使伴  
人吹螺赤大平簫紅章貼於背左軍屬上大護軍護軍別侍衛左二番  
甲士侍衛牌別侍衛節制使及掌軍節制使伴人吹螺赤大平簫青章  
貼於左肩右軍屬上大護軍護軍別侍衛右二番甲士侍衛牌別侍衛  
節制使及掌軍節制使伴人吹螺赤大平簫白章貼於右肩三章並用  
紬布縫作方章長四寸五分廣三寸各書衛號篆書兵曹二字鑄印子  
著標隨駕軍士內司禁司僕三軍鎮撫內禁衛一番忠義衛一二番紅  
肖旗內禁衛二番忠義衛三番青肖旗內禁衛三番忠義衛四番白肖  
旗驅獸軍士中軍用紅肖旗左軍用青肖旗右軍用白肖旗而各書職  
姓名爲標速古赤鷹師向化人隨駕吹螺赤各品伴人用紅肖旗三軍  
吹螺赤大平簫節制使伴人肖旗各用所屬軍色亦書職姓名爲標各  
品伴人依會定數大君四正一品三從二品以上二僉搥制以上一並  
給章其無章標佩弓箭者除啓聞論罪從之○全羅道南原玉果  
等官隕霜四日○傳旨自今赴京之行二品以上賫私布十匹正官押

物以上五匹打角夫三匹○癸巳判右軍府事卞季良卒季良字巨卿  
號春亭密陽府人王蘭之子自幼聰明四歲誦古詩對句六歲始綴句  
十四中進士試十五中生員試十七登第補典校注簿累遷司憲侍史  
歷成均樂正直藝文館司宰少監兼藝文應教藝文直提學丁亥重試  
擢乙科第一人特拜禮曹右叅議己丑進藝文館提學乙未大旱上  
甚憂之季良上言本國祭天雖云非禮事既迫切請禱圓壇即命季良  
製文以祭之丁酉拜藝文大提學明年轉禮曹判書尋遷議政府叅贊  
又明年倭奴侵我南鄙多殺掠 太宗取季良之言議征討丙午判  
右軍都摠制府事至是卒年六十二計聞輟朝三日命攸司致祭賜賻  
及棺東宮亦賻米豆并三十石謚文肅學勤好問文執心決絳肅季良  
典文衡幾二十年事大交隣詞命多出其手掌試取士一以至公盡革  
前朝冒濫之習論事決疑往往出人意表然以主文大臣貪生畏死事神  
事佛至於拜天靡所不為識者譏之初娶鐵原府使權總之女去之又  
娶吳氏死又娶李村女數月而去之又娶都摠制使朴彥忠之女以有  
妻娶妻爲攸司所劾竟無子婢妾子曰英壽○謝恩使通事任種義回啓  
使臣太監昌盛出來○甲午命囚判書吳陞于義禁府以與東關之獵

也○司憲府啓吳陞等非承命而呈文禮部受世子朝服而來請問專擅之由 上曰此誠有罪然吾國慶事勿問可也○兵曹啓洪熙元年二月十日日本曹受教一百八十步用中木撲頭射之長酌三尺八寸引滿之限長短有中酌三尺六寸二百四十步用細木撲頭長酌三尺五寸等謂之酌中酌三尺四寸三分並用周尺右二百四十步及一百八十步俱一人所射而酌之長短不宜各異請自今二百四十步長酌中酌以一百八十步長酌中酌準定以長酌撲頭能引滿射及二百四十步者每一矢加給一分過者每二十步加給一分從之○司憲府啓使臣赴京時禁防條件已有癸卯年受教今以監察所行檢察條件更磨鍊以聞一尚衣院典醫監濟用監等公處布于監察親審計數着標監封當買賣時通事押物等告監察交易既易之後又以其物就監察受標使副使以下私賣布子則監察各依定數着標還給買賣時告課交易後受標並如上項及其回程不時考察如有數外無標之物隨即監封取招回還推考一從事官及從人等鞭撻侵擾館夫車夫馬夫者禁之一監察來往路上搜檢雜物如有隱匿或遲留不即賣來者取招一赴京人負或賣衣服以取譏笑一皆禁之一通事打角夫等與中國人相語外一行相

語亦用華語相約謀利甚爲回譎一皆禁之一渡江後宿所及入朝留連  
時通事以下各人等出入必告于監察毋得擅行一犯令者使副使則  
從人從事官以下則本人取招一黃海平安道支待朝廷使臣受弊已  
甚路邊各官如有宴慰其行者一皆禁之下禮曹○傳旨詳定所入學  
宗親冠服制度詳定以啓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  
穉摠制鄭招等以爲冠武宜副使有麤角衣色深青外許用雜色緣  
色用深青宜廣毋狹從之○忠清道沃川文義懷德等官隕霜○乙未  
節日使判漢城府事徐選回自京師○全羅道古阜郡隕霜二日○丙  
申受常叅視事輪對經筵○義禁府鞫李澄等田獵之罪以聞命放吳  
陞金孟誠以不預逐獸也 上曰通事則累次赴京知不可乘傳濫行  
書狀則任兼檢察不惟不禁又從而馳逐皆當重論○義禁府又啓李  
澄金孟誠稽緩越江之罪 上曰予初謂澄等曰正朝聖節則自有定  
期若謝恩之行素無日期且此吾國慶事尤不可緩丁寧論之路上又  
啓曰若促行則馱馬瘦困請徐行予又不允使副使皆聞予命而稽緩  
渡江其罪當治然孟誠則語澄促行之迹已著但以位在澄下未遂其  
志宜宥之澄與書狀通事照律以聞大司憲李繩直啓澄與君實

射獐之時陞孟誠止之曰在本國馳驛騎尚爲不可況入中國馳騫驛騎或至物故則其可乎澄等不聽陞等更不止之乃曰回還將啓遂駐路邊其罪亦不可赦 上曰卿言是也然禁之之迹明矣何可罪之繩直請之再三不允○以趙啓生爲兵曹判書李孟昉藝文大提學高若海漢城府尹金益精左軍同知摠制崔府禮曹叅判李皎同知敦寧府事柳衍之左軍同知摠制朴以昌司憲持平○以判漢城府事徐選爲遠接使○兵曹啓在前經歷皆以本軍護軍帶正品散官故六典內諸衛護軍不問彼我軍衙門則迎於中門外路次則先下馬今若都事不分司直副司直兼差而今三軍各領司直從散官相接則與經歷諸衛護軍相接禮度不同請於三軍各設正品司直而都事各以本軍司直兼差且三品帶五品以下行職者差下於十司則與本衛四品護軍從職事相接未便今後以三品行職者只叙三軍勿差十司從之○刑曹啓前此補充軍犯竊盜則依九人例刺字補充軍雖於驅口使令等事靡不供役然旣補軍人請依他例免刺從之○刑曹據都官呈啓永樂四年八月初八日議政府受教財主於收養侍養有恩處許與奴婢後如有不獲已更改之故則具由告官官取前文契燒毀之改成文記給之

其不告官改文契者勿並取實受者物故不許受理永樂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司憲府受教相訟奴婢丁酉九月初一日以前時執者決給財主則依永樂四年八月受教受者則依永樂十五年九月受教反面相爭然財主還取奴婢未可與相訟奴婢時執者例論請自今財主與奪不問限前一依上項議政府受教施行從之○刑曹據慶尚道監司關啓奉化縣監玉岡欲以順興人鄭元之女爲妾宿于元家兼任榮川又宿本郡妓家收納還上時跌斛加收又濫用國庫米請從重杖八十免刺從之○義禁府啓李澄李君實於東關路上各率從者馳站馬田獵見辱遼東都司澄又到各站手毆唐人請分首從杖澄一百君實及從事官仇敬夫朴世達蔣英實辛忝洪老李得春李軹張玄曹日新等九十張厚以檢察官不禁畋獵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司憲府受教一行有犯匿不以聞檢察官以制書有違律論請杖厚一百命澄君實付處外方厚敬夫並收職牒決杖付處外方世達英實忝老得春軹玄日新等各減二等勿收職牒英實玄收贖○命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監修 太宗實錄前此卞季良專摠修史素多疾病未能早暮其居第在興德寺傍故移史庫於興德寺至是季良卒故命喜等監修

遂移史局于議政府李良之撰實錄也史彙書曰河崙密上書云尹淮博學經史可爲代言金瞻博通古今可爲六曹判書朴濟老成學者也又薦李義倫李慎全崔有恒崔得達姜必皆崙之親昵義倫其妻弟慎全其外孫也 上以示代言柳思訥曰金瞻予既擢用不數年至宰相黨附無咎無疾受刑憲府人所共知而崙薦之人臣之義果若是乎然崙勳舊之臣也毋洩此語季良刪之人譏其附崙而護其失也○丁酉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拒祖忌晨祭香祝○命囚柳江于義禁府以與崔眞說尹重富除職賜田事也○下教刑曹犴獄之設以懲有罪非欲置人於死地也中外官吏不加哀矜令犴獄污穢卑濕又使迫飢寒罹疾病易致夭札故其救護之方考察之法非惟具載六典累降教旨丁寧曉諭然司獄官吏奉行未至遂使囚徒枉致殞斃有違欽恤之意自今京中憲司外方監司申明考察○左議政黃真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禮曹判書申商等議以爲帝厚待瑞原君案不可不謝若昌盛速來則當於謝表并載以謝然盛之來難知其遲速今謝表并載亦可推制鄭叔提學尹淮等以爲今賜朝服乃特恩之重者不可以他事雜於謝表前此雖有一表而兼謝數事者然事既相等無大相遠今若以

厚待瑞原君之事并載則似以二事兼謝誠爲未便從喜等議○戊戌  
輪對經筵○禮曹據司憲府開啓建文元年七月日本曹受判臺諫職  
在規諫得失彈糾百官非他諸司之比除都堂典書廳諸都監等處隨  
行行禮外本司及奉命去處上官皆從優答禮今以書狀兼檢察官赴  
京監察方物封畧及路次行禮坐次請依諸都監各色口傳臺諫例隨  
行行禮似之○己亥謝恩使瑞原君案副使大提學李孟昉進獻使大  
護軍尹須彌回自京師○親傳祭朔祭香祝○五月庚子朔親行端午別祭  
于獻陵○大司憲李繩直右司諫卞季孫等交章曰廉恥臣所當  
礪貪汚法所當懲雖微賤之士苟犯贓汚則爲終身之玷不得齒於朝  
著趙末生以執政大臣縱肆貪慾乃犯贓汚欺負聖朋濁亂士風則雖  
有才智之能不可一日齒於宰相之列末生所犯各於前章具載無遺  
贓滿罪盈尤有耳目莫不憤疾豈宜還受職牒得參宰列乎伏望 殿  
下一依前章所申還收職牒終身不齒以礪廉恥以正士風不允○辛  
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被虜唐人賈雪蠻等辭賜苧麻布各一疋  
○壬寅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右司諫卞季孫等上疏曰臣等聞順  
城君諍狂妄之行移文刑曹考其事由其僕從所爲實階於諍而 殿



下只罪僕從臣等未知其可也臣等竊念其父讓寧大君禔以狂悖不道  
得罪君父見絕宗社太宗殿下以禔之進退付諸國家使禔不得往  
來于京又以其子不得乳養於京師其憂國慮後防微杜漸之訓至矣  
盡矣殿下特友愛之意待禔益厚接見無時授證以爵仍處京師其  
時臺諫以禔之不可召見證之不宜居京累次申請殿下不賜俞允  
國人莫不憤切爲證之計念上恩之罔極戒乃父之狂惑宜當小心  
謹慎日加敬畏圖報上德以改乃父之行念不及此托以避接歸于  
金厚生病妻避居之家厚生辭以不可與處而獨自退避證仍在婦女  
獨處之家僕從之人直入于內驚動病婦而略無畏忘淹留數日其狂  
妄驕恣莫此甚也臣等以謂證之為人年纔弱冠尚且如此年愈長而  
氣益壯則其狂妄不道恐或滋甚殿下但循姑息之私恩不念太宗  
之大計證之狂安全釋不論豈防微慮後之戒乎伏望殿下斷以大  
義放證于外以杜狂妄之漸以慰臣民之望不允○臺諫俱詣闕累請  
還收趙末生職牒不允○義禁府請柳江之罪命贖杖一百○癸卯  
上率王世子及百官拜謝恩表箋使都摠制文貴副使同知摠制金益  
精等奉表箋以行表曰帝德詵敷懷柔既洽睿恩覃被感激深糜粉

難酬佩銘曷已伏念臣猥將尋質邈處荒陬粗承先業於箕裘夙慕中華之冠冕何圖法服亦及童蒙赤帟衣裳昭示儀文之備玉帶環佩特加眷顧之隆又當弱姪之觀光獲紆上聖之垂寵喜彌天地歡動臣民茲蓋伏遇度擴蕪容仁推一視諒小國變夷之志憐微臣述職之誠遂今弊封荐蒙殊澤臣謹當朝朝暮暮恒存挾纊之思子子孫孫倍殫享年之祝方物表曰天眷悉深渾霑弱息土宜雖薄聊表丹忱謹備白細

苧布五十五匹黑細麻布一百五十五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滿花方席各一十五張人參二百觔松子二百觔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般甚夥冀諒由中之信俯容享上之儀進 皇太后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中宮禮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三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箋曰望隆貳極祇奉皇猷仁篤懷柔導宣睿澤撫躬知感粉骨難酬伏念臣猥以庸資幸逢昭代以被垂衣之化偏荷洪私何期命服之榮又加賤息錦綬煥爛玉帶瑩瑛矧弱姪之入朝承聖情之深眷殊恩至此前昔所稀茲蓋伏遇性稟溫文姿凝歧嶷夙著元良之德常篤翼亮之心遂使弊邦獲蒙寵錫臣謹當益謹藩宣之職永殫頌禱之誠禮物白細苧布黑細

麻布各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人參五十觔松子一百觔  
雜色馬四匹文貴并賈文魚二百四十首鮫魚二百觔紫蝦鮓一十罈  
昆布五百觔早海菜二百觔海衣一百五十觔海菜三百觔以行賜貴  
益精等衣笠靴○差司譯院注簿吳貞貴管押被虜唐人賈雪蠻等十  
二名及軍人王養孫等解赴遼東○御經筵○御慶會樓下宴慰謝恩  
使案副使李孟酌 王世子及宗親駙馬入侍○臺諫闔司請闕請還  
收趙未生職牒至于再三不允○全羅道南原谷城玉果淳昌任實等  
官兩雹南原尤甚雹厚五寸損傷麥及木絲黍粟甚多○甲辰受常參  
輪對經筵○臺諫闔司請闕復請收趙未生職牒至于再三不允臺  
諫並辭職不允○乙巳受朝參視事輪對經筵○遣司譯院判官金陟  
押送被虜唐人仇仁老等于遼東賜仁老等衣笠靴○傳旨忠清道監  
司聞道內頗有飢民其悉賑之具狀以聞○司憲府啓會飲則已曾禁  
之而神祀無禁故無識之徒托以神祀多備酒食聚會男女沉酣糜費  
以至歌舞街衢甚爲放恣請自今雖神祀家內男女外禁其雜人從之  
○丙午受常參輪對經筵○宗貞盛遣人請還被留人口仍獻土物回  
賜正布四匹遂還其人○丁未流星出天中下狀如瓶尾長五尺許○

受常參視事經筵○傳旨兵曹別侍衛比於軍士及成衆官可否其與  
政府諸曹同議右議政孟思誠等以爲迺兒職去官三年行喪春秋衣  
甲點考依成衆官例其試騎步射入屬講武隨駕馬匹點考給由論罪  
等事皆依軍士例且永樂二十年四月初五日議政府受教摠制以上  
私第護軍及甲士內禁衛別侍衛別牌等軍士毋得進退違者論罪宜  
從軍士例從之○庚戌召判府事崔閔德曰全羅忠清慶尚三道各官  
城子舊基可修及新城可築之地磨勘以啓仍命曰三道城堡修築方  
略全付于卿卿其竭心力俾無不完之虞○禮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  
博川人良女栗伊患惡疾其女件伊加自折手指以血飲母且燒指骨  
和酒飲之今母不知母病得愈請旌門復戶從之○壬子遣仁順府少  
尹崔宗理于京畿戶曹正郎崔虎生于忠清道訪問飢民有無賑濟  
勤慢○賜馬于堂上官以上及臺省集賢殿承政院注書司僕司禁內侍  
府官負各一匹○甲寅受常參視事○左司諫申包翹等上疏曰 殿  
下夙夜祇懼不敢違寧持盈守成勵精圖治九竒察之政不急之務一  
切除之中外又安熙熙然已見太平之治今當正陽之月飛霜雨雪又  
有地震是雖皇天仁愛 殿下而譴告之也揆殿所由未必不自時政

之得失人爲之所感也直言所當求也近者言官屢進封章而竟不蒙  
允非時政之弊乎守令近民之職苟得賢能則雖久其任可也如其不  
賢民受其害豈容一日苟居乎若曰殿最惟精有如辛保安之輩政最  
遷秩非時政之弊乎獄訟不可留滯也聽斷者率多從易而避難就輕  
而捨重淹延歲月非近事之失乎銓選貴乎循資今中外官吏通訓以  
下則循資加級通政以上則雖居最列終不加資非時政之弊乎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夫子之訓也近者不時之役無歲無之非時政之弊  
乎積蓄本以賑窮民也其賑貸之際有司拘於撙節給之不過數斗其  
遠村之民欲得數斗之穀徒費往還因以廢農非近事之失乎飢寒迫  
切不可不慮也近年以來年未大稔今歲之夏禾已成苗飛霜雨雪或  
傷或枯來甍不成將來之患誠可慮焉非近事之失乎仁政必自經界  
始近者量田之際或都量數人之田或不分膏腴之品頗有失中田叟  
嗷嗷非時政之失乎易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今也良賤之分既壞於  
補充軍又壞於承蔭而混於子弟尊卑失序非時政之失乎法律所當  
嚴也凡竊盜者雖云三犯一遇赦宥則不置於法故都城之下盜物劫  
人者尚且有之非時政之弊乎物價所當平也近者錢價日賤物價日

躋昔之直一錢今直數錢豪富者坐享其利貧弱者無擔石之儲非時  
政之弊乎臣等以講求言如渴從諫如流則下情得以上達而朝無闕  
事矣三載爲期而黜陟幽明則吏稱其職而民受其賜矣庭無留訟獄  
無冤民則冤抑日伸而民心安矣循資叙還爵以勸功則銓選公而人  
無怏怏矣土木之役則當如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可也發倉廩  
則隨歲豐歉歛散有度而委之守令可也使民無飢則停不急之務使  
力農之徒盡歸南畝服田力穡可也量田而不中者則嚴加罪責更擇  
循良勿拘速成明正經畫以便民生可也良賤之無別則正名定分無  
相踰越使不至於混殽可也刑故無小毋輕赦宥然後刑政得矣禁其  
奢華儉以足用然後物價自平而民俗歸厚矣如此則天地位萬物育  
陰陽和風雨時俗有於變之美民無愁嘆之聲矣或曰人君遇災而懼  
則宜當減膳徹樂惟我 殿下服御供膳務從儉朴雖大禹之惡衣菲  
食不是過也樂官雖具非大朝會則音律不入於耳臣等以爲膳不必  
減也樂不必徹也但使通下情責實効內修已德上應天心則天地之  
氣交而陰沴息矣常人之言曰地變應乎中位大臣宜避位辭祿今都  
堂穆穆隆膺委任正是寅亮協贊鞠躬致命之時當思體坤以承乾變

凶而致吉臣等以爲位不必避也祿不必辭也但使庶事畢張群賢咸  
集百司盡職萬姓全生允可以竭臣道之當爲者無所不至則妖沴自  
消休祥自降德合無彊而終有大慶矣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伏惟  
殿下宜潛心焉 上曰所進疏語率皆調元之事古人云從諫如流予  
則所見不明未能如此六期之事雖改三十朔有如辛保安者迺還未久  
即復出外則不猶愈於六期仍在者乎通政以下循資可也嘉善以上  
亦例得陞資則非所以重宰相也不時之役予亦以爲未便然各司陳  
緊急之故予亦不得已而從之豈予本心乎三犯竊盜輕赦之事予非  
不知但律無至死之文耳况罪疑惟輕以疑罪至死無乃不可乎量田  
之事予初命之時試令教差官三人共量一田其結卜之數皆不相類  
况萬萬之田何可盡得其中乎予亦深思未得其術諫院其議得中之  
策以聞諫院職在言路以其所聞之事悉陳之予深嘉納○上謂左右  
曰近日地震甚多天氣尚寒捕魚船軍多致溺死兩麥不實民有飢色  
災變之多若此無乃有禱祀于帝之禮乎左右無有對者○馬對島宗  
茂直遣人告島內生業甚艱仍獻土物回賜正布十匹別賜米豆并六  
十石○禮曹啓井大郎兵衛帶來寶城人小斤毛知衿川人鄭德等請

與父母族親完聚若無族親量給閑田及衣糧存恤舊例率被虜人來者每一名賞緜布十匹今并大郎曾於東征時有功且其父張甫嘗侍衛本朝為國捐軀故去戊申年亦賜米十石請除緜布賜米豆并二十石從之○禮曹啓靴鞋穿著之節曹與政府諸曹同議套鞋則時散東西班七品以下不許穿著靴則大小僧徒京師別軍內隊仗以下及近仗隊仗隊副補充軍自隸校首所由喝道螺匠都府外庶人工商公私賤口不許穿著武工及樂工都廳內七品以下奏樂時外不許穿著各幾別監小親侍等入番外不許穿著男女皮草鞋亦并禁止命依所啓唯別監小親侍勿論○刑曹啓犯罪流配之所不曾詳定故中外官吏臨時量定以致遠近失宜謹稽本朝所譯大明律徒流遷徙地方直隸府州直屬京城左右道京城則遠處慶尚道中間全羅道楊廣道近處西海道交州道西海道則付處慶尚道益所妙鐵所交州江陵道則付處全羅道益所妙鐵所楊廣道則平壤朔方道益所妙鐵所流三等照依地理遠近定發各處荒蕪及濱海州縣安置直隸府州京城則慶尚道安置中間則全羅道安置西海道則慶尚道安置交州江陵道則全羅道安置楊廣道則平壤朔方道安置邊遠充軍京城則慶尚道充



軍中間則全羅道充軍西海道則慶尚道充軍交州江陵道則全羅道  
充軍楊廣道則平壤朔方道充軍此法雖已詳定而三等流罪配所遠  
近則未盡施行故今更磨勘以啓京城京畿左右道留後司流三千里  
者配慶尚全羅咸吉平安道濱海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慶尚全羅  
平安咸吉道中央各官江原道濱海各官流二千里者配慶尚全羅平  
安咸吉道始面各官江原道中央各官黃海道流三千里者配慶尚全  
羅道中央各官平安江界道義州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全羅慶尚  
平安咸吉道始面各官流二千里者配忠清道濱海各官江原道中央  
各官平安道流三千里者配忠清道濱海各官咸吉道中央各官流二  
千五百里者配忠清道中央各官江原咸吉道始面各官流二千里者  
配忠清道始面各官忠清道流三千里者配平安咸吉道中央各官慶  
尚全羅道濱海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平安咸吉道始面各官江原  
黃海道中央各官流二千里者配全羅慶尚道中央各官黃海咸吉道  
始面各官全羅道流三千里者配慶尚左道濱海各官咸吉平安道中  
央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黃海道始面各官江原道中央各官慶尚  
左道中央各官流二千里者配江原道始面各官忠清道上面各官慶

尚右道各官慶尚道流三千里者配全羅右道濱海各官咸吉平安道  
中央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忠清江原全羅道中央各官流二千里  
者配忠清道始面各官全羅左道各官咸吉道流三千里者配全羅忠  
清慶尚右道濱海各官流二千五百里者配全羅慶尚道中央各官黃  
海道濱海各官流二千里者配忠清黃海道中央各官全羅慶尚道始  
面各官江原道流三千里者配全羅慶尚右道各官黃海道濱海各官  
流二千五百里者配全羅慶尚道中央各官忠清黃海道濱海各官平  
安道始面各官流二千里者配忠清黃海道中央各官平安道始面各  
官慶尚全羅左道濱海各官上項流囚配所地里遠近各以犯人所  
居隨宜量定其關係國家罪囚則平安道義州朔州江界咸吉道吉州  
等官勿定送下詳定所○傳旨工曹大小路間川水因雨漲溢則無知之  
人急於過涉不度水深或致溺死雖有舟楫處或無篙工或多載人物亦  
致沉沒自今編論諸道每當水漲時所在官司差人糾察○乙卯受朝  
參經筵○命司憲府禁酒其飲不至醉者服藥者並以答四十以下分其  
輕重治罪最輕者勿論○初 上謂左右曰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塘  
而莫不仁於溪澗也故古之帝王必皆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我國比

年以來幸賴上天之眷 祖宗之祐東絕野人之患南無島夷之憂士  
不荷戈民皆奠枕我國之安莫今日若也大抵人情習於久安則漸以  
陵夷雖有倉卒之患必忘守禦之謀兵戎國之大事也近來盛農嚴寒  
之時不令外方軍士番上者有年矣慮或安於怠惰忘其戒飭可令外  
方軍士自七月番上不計時候連番迤直於是兵曹啓各道侍衛牌分  
爲十二番一年一度每朔輪番侍衛已曾立法而或因沍寒或因農時  
特命放還因此軍裝馬匹或不修整軍政陵夷有違國家安不忘危之  
意請自今每朔必輪番侍衛從之○丙辰受常參視事○命晉平大君  
璩安平大君瑤臨瀛大君璆入學于成均館左右觀聽者莫不嘆其右  
文之美大君等遂就宗學學焉自是宗親相繼入學○丁巳受常參經  
筵 上謂檢討官權採曰卞季良嘗獻議 太宗曰請於集賢殿負擇  
聰敏者一二人令究庸學輯釋或問其一則權採爲可 太宗慮其久  
讀兩書則恐失他書竟不從及予即位又請令若等讀書予亦慮其兩  
失然季良精於學問豈無所見乃允其議若等讀書已久庸學熟乎否  
季良又言權採等自賜暇讀書之後聽其談論殊異昔日採對曰庸學  
則從季良之言讀至三載自前年春始讀論孟與五經然臣性本不敏

未能精熟 上曰若杜詩則吟風詠月非儒者正學然亦不可不涉若  
 等尤加勉學如杜詩韓柳文等書靡不熟看可也○賜肉及海菜于知  
 甲事許誠毋以有疾也○戊午受常然視事經筵○西活人院提調鄭  
 招啓院中病人多不過二十而其所供饋皆給陳米以疾之人不能甘  
 食日益羸瘦度其一年之費不過六七石請以新穀相半給之且汗  
 蒸所用柴木轉輸為難請以司宰監船隻屬于本院以時輸運以救疾  
 病 上令戶曹東西活人院病人料勿給陳米皆用新米令工曹西活  
 人院輸運柴炭船隻隨報即給○禮曹啓大護軍李藝言大內殿嘗與  
 小二殿戰奪小二殿筑前州之地御所仍賜之且賜書云一歧州若自  
 相戰無統則汝可並奪故佐志殿已歸順于大內殿而筑前州所管對  
 馬島宗貞盛則元不服事小二殿之子亦來本島故大內殿將或加兵  
 矣大內所領之衆至數萬人常備軍需兵器故九州民同心仰戴雖御  
 所亦畏之一歧州近我邊境而威重兵強大可慮也然大內殿自其祖  
 考待我國至誠固無所疑若伐對馬島則將發所管赤間關以上海賊  
 使之攻戰倘糧餉不繼則賊謀難測且四州之倭數千餘艘常聚為賊  
 若隨攻對馬賊船而來則悉知我國海路遠近夷險後日之變亦可慮

也今當無事之時宜遣人審視各浦兵船軍器如有不實隨即修葺以備不虞且江南琉球南蠻日本諸國之船皆用鐵釘粧之積日而造故堅緻輕快雖累月浮海固無滲漏縱遇大風亦不毀傷可至二三十年矣本國兵船則粧用木釘而造之又急速未得牢固輕快不出八九年而已至毀傷隨毀隨補松木繼難其弊不賢請自今依諸國造船例勿令急速粧以鐵釘使得堅緻輕快其上粧之制亦依諸國船例令中高外下雨水從邊流出而不入船內以便行船鼻巨刀船則捕魚追倭甚爲便利然不載兵甲若遇賊船必見虜獲請自今於劍船以一尺槍劍列飾船舷使賊不得拔劍上船每劍船一隻從以鼻巨刀二三隻使之助戰若見賊倭則以鼻巨刀急追拘留劍船從而急攻則庶得捕倭諸國大中小船各有鼻巨刀隨本船大小造之或以全木爲之行船則載於本船中有用輒下本國兵船則本皆體大又以鼻巨刀懸於船尾非唯舟行遲緩如遇大風則不能救護懸索或絕棄之而去請自今於大船孟船劍船皆置大造鼻巨刀及全木鼻巨刀各一隻留浦則用大鼻巨刀行船則用全木鼻巨刀載之船上以行又於慶尚左右道各造日本津還船一隻並用鐵釘粧之所載旗麾亦用新造有光彩者請將上

項條件令兵曹磨勘從之○已未受常叅經筵○庚申受朝叅視事經筵講至張詠上疏云竭天下之財以窮土木之工皆賊臣丁謂狂惑帝心也乞斬於城門以謝天下之心上深嘆曰如此直臣古今罕有○禮曹啓典醫監司譯院書雲觀惠民局濟生院前銜人負雖無口傳亦有職事請許著紗帽品帶從之○全羅道監司啓令鞠茂珍品官人吏等擅毀盧興俊金專等家舍勒令黜鄉鄉校生徒等黜專子淑章仲章于學等因品官人吏等言部民但訴告守令者猶且黜鄉今興俊專等俱以妓夫同惡相濟先發牧使奸妓之言實是煽亂之源非徒汚染鄉風且於推覈之際不直供招至使降州爲郡監司首領官行臺亦並得罪故大小人民憤疾會議破家黜鄉實出公議生徒等言金專以土姓部民黨於興俊扇亂至此學校風化之源不宜與若人之子安然共學同流合汚議欲黜學已成文案適淑章等赴羅州都會未即黜之今詳本郡品官鄉吏等當推鞠之初興俊所犯同辭掩匿及至事自定罪然後反爲仇怨成黨作威擅行法外之事毀家黜鄉罪及子孫非唯不畏邦憲心志譎詐漸不可長請將上項人等依律治罪所毀家舍並令還造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僉曰金專及子勿黜鄉從之仍命勿治品官人吏等

罪所毀家舍亦勿還造○辛酉受常參經筵○親傳 大祖忘辰祭香祝  
○命於晨昏擊鐘勿擊鼓以早也○司憲府啓正朝使打角夫金辛濫  
受叅贊廬閑定州牧使柳承淵舍人成念祖正郎李季疇監司趙賚子  
副司正德生副直長崔倫學生金崇老等衣及布子以行爲義州搜檢  
官所獲副使摠制李若實馳書請寢勿報首領官車宥見搜檢報書署  
名還送云累及諸相於心未安請依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府受教辛決杖一百沒入其物念祖季疇承淵德生崇老倫筮五十  
宥杖八十君實及書狀官張厚已曾受罪付處今不更論閑賚並照律  
治罪 命依所啓閑賚念祖德生只罷職○對馬島六郎次郎遣人獻  
土宜回賜正布三十七匹筑前州藤原朝臣滿貞遣人獻土宜回賜紬  
十五匹正布十二匹○壬戌以旱減膳○咸吉道都節制使啓嫌真兀  
狄哈幹采里等將寇慶源今率吉州軍馬三百啓行○命護軍池有容  
少尹安玖監鑿大灘石○癸亥兵曹啓各浦兵船率以未乾松板造之  
又用木釘故如遇風浪連合之處易以違解且多罅隙因以漏濕致令  
速朽不耐七八年又改造故沿邊松木殆盡勢將難繼唐船則亦用松  
木以造而可經二三十年請依唐船之制粧用鐵釘而板上塗灰復用

槐木板疊造以試之若槐木難得則檀檜榆楸等木令各浦所取沉海以試堅韌否晚用之 從之○甲子視事○刑曹啓前此傳給收養奴婢本孫如將相者勿給孫外遺書爭之今從遺書決給其立法前已決給孫外者處之如何 命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受教前已決者更改未便 命下詳定所○命停募華樓宗學軍資監瀉庫外各處營繕以早也○兵曹據平安道都節制使關啓今既新設寧邊府土官請本道各翼鎮撫知印百戶令史等都目遷轉者平壤寧邊道則屬于平壤府土官義州朔州江界間延則屬于寧邊府土官除授 從之○義禁府啓進鷹使通事司正朴蕤與序班崔眞子相約云汝以子麻布易給鑼鐵四十七斤則當與汝牙錢布一匹相易鑼鐵四十斤以給蕤怒不滿其意不給牙錢眞到館云朝鮮禮義之邦爾乃若是耶蕤違約不給使眞相詰請杖八十 從之○司憲府啓司譯院生徒張安老告率府尹吳眞妻車氏誣副司正趙思準通今鞠之奸狀甚明車與思準詐飾不承未得明正其罪然安老亦常出入車家又與車同在空中家其迹可疑今告思準亦因妬心耳車常往來安老思準家止宿互相酬酢男女無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請並杖八十 從之車贖其罪執蓋鄭奉啓車



雖不服其狀甚明請杖之 上曰宰相妻小罪則不加刑杖今其所犯  
關係綱常故拷訊四次贖杖八十亦足懲矣何必決杖孟思誠權軫曰  
此女不宜在國中請黜于外憲府更啓車之淫亂不可不懲請移送刑  
曹錄之罪案 從之真雖位至二品然本非衣冠之族以能譯語例遷至此  
治家無內外之限醜聲頗聞○傳旨禮曹令方仲夏元陽不雨其令諸  
道沉虎頭于有龍處○乙丑經筵 上謂右副代言金宗瑞曰去四月  
江原道雨雪全羅慶尚道地震天地之氣不順若此今當雷出之時而  
無雷且不雨者累日子甚憫之今旱災已至傷稼乎對曰不至太甚若  
六七日不雨恐傷未稼 上曰爾言是也是以憂之耳又曰自漢而降  
州郡牧守擅殺人命人主不知也前朝之時按廉守令皆擅殺人故挾  
憾而枉殺者比比有之人命至重宜深戒之且配匹至重歷代帝王或  
以私意任情廢立此豈重宗廟之義耶當以此爲吾子孫後世戒汝其  
誌之○丙寅御經筵○命上護軍李綦行蜥蜴祈雨于慕華樓池以吳  
陞爲議政府參贊成抑工曹判書金益精摠制柳頴仁壽府尹李師厚  
李德同知摠制禹承範吏曹參議柳孟聞禮曹參議尹粹同副代言李  
綦僉摠制○雷電大雨○賜摠制朴葵馬一匹以禱雨得雨也○集賢

殿將文臣勸學條件以啓文臣三品以下至九品除臺諫擇有文藝數十人隨品兼集賢殿九事大表箋及本國文書依知製教例製述集賢殿祿官依司諫院內製例必帶知製教兼官十人則帶外製本司無事日就本殿講學又於四書五經諸史韓柳文等書隨宜自占看讀每四仲月出表箋詩文一題令祿官及兼官不限日持製述堂上官會本殿勿第其高下但加評點二品以上文臣於集賢殿堂上量宜加差帶銜其祿官兼官迺帶經筵以視優獎 命下吏曾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吏曹判書權軫參判鄭欽之等以爲集賢殿祿官依司諫院內製例帶知製教外製十人仍舊選擇帶銜九事大表箋及月課一依集賢殿祿官例製述餘條勿行 從之○丁卯雷電大雨○經筵○宗彥七歲國遣人獻土物且求賜物賜米豆各四十石正布三十匹○罷摠制金孟盛職嘗爲全羅道監司滯獄囚也○兵曹啓慶尚全羅道各浦實是倭人泊船初程其兵船器械當蒞秋成遣人發摘姑令監司處置使不時考察 從之○上謂左副代言金宗瑞曰歷代多以酒敗國非唯國爲然人之一身亦然予欲作酒戒以警大小臣僚其令集賢殿抄錄歷代事迹以聞○戊辰日暈日珥○受常參視事經筵○己巳受

常參○親傳朔祭香祝○經筵○賜代言等序麻蕪織布各一匹○六月庚午朔視事詳定所啓外祖父母妻父母之服皆不過小功未便請服一月 上曰本國之俗與中朝異不行親迎之禮故或乳養於外家或長於妻父母家恩義甚篤然而 先王之制不可以一時恩義斟酌損益也若曰喪事不可不護則從一時之權於正服之外別爲給暇使治喪事可也何可緣情遽變古法乎三代以來制作法度或損或益但報喪之制會無損益至唐稍變其禮先儒譏之須從正禮未可從權也漢城府尹高若海曰禮莫大於冠昏喪祭以陰從陽禮之常也今旣不行中朝親迎之禮而男往女家甥視舅爲已親舅視甥爲已子全承恩於婦家而獨於服制欲從正禮則是爲捨本逐末若今詳定所明冠昏喪祭之正禮一依中朝之制則已矣如不改本國風俗則從輕服喪似不可也 上曰此雖至當之論然我國婚姻之禮行之已久不可遽議婚姻之禮旣違先王之制而又欲緣情加服則是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未可以輕議也○經筵○仁順府尹柳頴卒 兵曹啓謹稽源流至論五季之末諸將多務鬪力以徹堅中的爲奇回鋒挫銳爲工直竅捍之匹夫耳宋太祖思移其習以收其効於是盡勅諸將讀書史閱義理

而復設武舉之科至仁宗寶元間詔兵部試武舉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於是既取武藝又考策試而異人傑士往往間出於是科之下經濟六典內會試初場則試長箭片箭中場則試騎射騎槍終場則試武經又依洪熙元年四月日本曹受教中場并試擊毬臣等竊謂其於武藝則足矣至於讀書史閱義理者則恐未易得也願自今於終場并試四書一經及通鑑每一書一問經史中通一書四書中通三書武經中通三書以上者取之五經中自願講讀者并試給分在前初中場武藝分數過多終場講經分數過少未便今後初場長箭二百四十步中者及者每一箭給七分過者每五步給一分一百八十步中者每一箭給五分八十步中者每一箭給五分片箭一百八十步中者每一箭給五分中場騎射中者每一的給五分馬不疾弓不滿者不給分騎槍勢具中面者每一箭人給三分馬不疾者不給分擊毬備勢三回擊出毬門者給十五分備勢三回能擊行毬者給十分馬不疾者不給分備勢二回者雖擊出毬門毋得給分終場講經通給七分略通給五分粗通給二分已上三場俱入者方許入格從之○兵曹啓軍官一位嚴於一位階級之間不可陵犯故屢曾受教條令已嚴而尚有陵犯長官者

其相接禮度請一依經濟六典其中未盡節目及考察條件磨勘以啓  
一上大護軍以下本衛坐次禮度依禮曹受教內東班各司坐次從職  
事例勿論散官高下並從職事上護軍北壁折衝以下大護軍東壁保  
功以上護軍西壁威勇以下護軍南行其於他衛各品相接並從散官  
一路次本衛各品相接禮度亦勿論散官並從職事下官先下馬上官  
亦下馬若散官職事皆隔一位則依六典上官不下馬其於他衛各品  
相接並從散官一三軍經歷都事見上護軍以下差一位以上官先下  
馬上官皆從優下馬若司直見三軍都事先下馬都事亦下馬一上項  
各品違禮者各其行首掌務嚴加考察告于本曹本曹依違令律贖錢  
一貫重者啓聞罷職其當該考察人匿不以告者依應申不申律徵贖  
從之○宜寧住船軍沈乙嘗入日本傳習造劍之法鑄一劍以進與倭  
劍無異命除軍役賜衣一襲米豆并十石○故監察李叔援妻權氏與  
叔援兄伯撰爭家舍奴婢憲府初以公緘劾權氏以書劾問謂之公緘復進訟庭  
取辭以啓上曰刑憲官扣兩班婦女于公廳取辭婦女亦或自詣訟  
辨甚爲未便且朝官所犯雖小一二度書問之後勒令招來取辭亦未  
便自今兩班婦女自進訟庭者一禁刑憲官亦勿招進婦女及朝士取

辭但以書覈問可也其令詳定所議啓○禮曹判書申商啓己亥年分  
置各道及屬賤之倭願還本土者頗多何以處之上曰初因商販及  
通使而來者聽其自願刷還若何商對曰我國生齒日繁山野可耕之  
地靡不開墾吾民尚患無田彼輩雖在我國實無益若悉刷送則彼無  
愁嘆其主亦益以感戴矣上允之命兵曹推刷以聞○辛未日暈○  
受常參經筵○賜賻世子賓客柳穎米豆并二十石仍傳旨自今曾經  
賓客者世子并致賻致奠○遠接使判漢城府事徐選回自義州以無  
使臣聲息也○傳旨戶曹今兩麥成熟無知之民或不趁時刈獲以致  
霖霧所傷其移文諸道守令令盡心考察追其成熟隨即刈獲俾不失  
時○壬申大雨○視事○謝恩使都摠制文貴等馳報昌尹兩使臣賚  
賞賜出來遣遠接使吏曹參判鄭欽之于義州傳旨承政院曰今欽之  
帶素金帶迎接使臣使臣無乃以為秩卑乎欽之之職終不止此必為  
省宰而大用今此行陞為省宰若何如以陞嘉善未久則權帶釵花何  
如知申事許誠等對曰不行職事而帶品帶古無是例且因此行陞為  
資憲似輕上曰然則欽之雖帶素金昌盛等已知欽之為予信任近  
臣何嫌秩卑即命遣之上謂禮曹判書申商曰本國則欽承勅諭不

贈遺使臣矣若使臣將其已物以贖本國則如之何予以謂不可受若  
不可受則於使臣來路各官先論此意不受贈物若何商對曰段子紗  
羅之屬雖不受可也若本國不產珠玉之類不可不受 上以其議為  
未可商更啟宜諭各官守令使臣若有贈物答云 帝曾降勅書勿令  
贈遺我 殿下欽承聖旨頒示臣等臣等不敢受雖受之未得回贖不  
合於禮以此卻之其買賣之物亦不受為可○經筵○司憲府啟赴京  
監察陪吏請以加定打角夫口傳俾受賜米命下吏曹吏曹啟書吏不  
宜以打角夫稱名其理裝之物令戶曹量給米穀從之○宗貞盛遣人  
來獻土宜回賜正布四十五匹燒酒三十瓶○癸酉經筵○遣宣慰使  
同知敦寧府事李校于安州都摠制析殷之于平壤○賜祭于兵曹判  
書李隨教曰披誠盡心功既多於獨亮酬恩褒德禮當篤於始終匪伊  
我私實惟公道惟卿學問精博性行端方念 昭考舉卿於白衣而眇  
予受學於弱歲知遇有甘盤之遇啟沃同傳說之忱方將倚為腹心庶  
永資於龜鑑胡天奪之大遽使予衷之盡傷爰素服而舉哀且遣使而  
致奠嗚呼死生無常縱理數之莫避息義既至何存歿之有殊○濟州  
敬差官司僕少尹朴好問啟旌義大靜兩縣城內皆無水泉故旌義則

汲水于十五里許大靜則五里許倘有倭寇圍城累日則海中孤島無  
由活命請移旌義于兔山大靜于甘山命判府事崔閔德工曹恭判朴  
坤等同議僉曰旌義大靜城內若無井泉則當依好問所啓兩處移設  
便否及可移處更令敬差官同按撫使看審命下兵曹○甲戌大雨  
視事經筵○命放付處李命德○司憲府啓慶昌府尹權蹈以其子摯  
爲宦官李村收養子村死妻尼妙安賣其家蹈以爲吾奴輩所造之家  
非妙安所得擅賣使人撤取議治蹈父子罪 上曰蹈以儒者所爲如  
比不可不懲仍命放蹈于外勿罪摯家還給妙安○對馬島宗滿茂遣  
人獻土宜回賜正布七十八匹○刑曹據律學呈啓今以杖一百發邊  
遠充軍罪名考之律文名例云軍官軍人犯罪律該徒流者各杖一百  
徒五等皆發二千里內衛分充軍流三等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該發邊遠充軍依律發遣徒流遷徙地方定例是則以邊遠充軍錄於  
徒流之上縱軍虜掠條云私出外境虜掠爲首者杖一百爲從者杖九  
十傷人爲首者斬爲從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不操鍊軍士條若隄備  
不嚴撫馭無方致有所部軍人反叛者親管指揮千戶百戶各杖一百  
追奪發邊遠充軍若棄城而逃者斬以上項律文觀之發邊遠充軍與



流罪一也但流三千里則里數有限邊遠充軍則不限里數哉送邊遠之地是則邊遠之地固在流三千里之外然本國地境皆不滿三千里請邊遠充軍與流三千里一體施行律文又無邊遠充軍贖罪之法其贖邊遠充軍者亦依贖流三千里例施行從之○刑曹啓蔚琳將校林彥刺殺龍化驛子勿加伊律該處絞從之○乙亥大雨○經筵○遣宣慰使雲城君朴從愚于黃州○丙子大司憲李繩直等上疏曰慕華樓迎接使命之所乃緣傾危不得已改造非他營繕之比也安純洪理等受命監督固當詳察謹慎使造家之制合於繩墨乃不用心使高低失中以致改造至若開川則築石不日一遇雨水圯毀殆盡其妄費財力專無監督之意明矣尹麟吳海德久於工作造家體制靡不詳知乃不致慮妄意裁作體制失中厥罪匪輕况理麟窺免罪責推劾之際以無咎平家改造層閣爲辭此乃不敬之大者也不可懲伏望將純理麟海德之罪依律施行以戒後來不允○黃海道監司禹承範進箋謝除吏曹叅議○兵曹啓濟州子弟賜告歸鄉時所給粥飯會無定數只據本州京在所呈文施行未便請自今定草料粥飯之數三品馬三匹從人四名四品至六品馬二匹從人三名叅外馬二匹從人二名從之○

已卯日暈○左司諫申包翹等上疏曰監司分憂一遵承流宣化而民生疾苦獄訟決滯總于一已則其委任之責不可頃刻而忘于懷也前全羅監司金孟誠韓憲前郡事崔虎生等不願委任之意滯獄之人幾至數十不即啓聞刑曹劾問罪皆該杖 殿下特以寬仁並皆未減臣等竊念繫獄者逼隘狹室歎傾漏宇冬析寒夏暑雨囚繫之苦度日如年豈曰無傷匹夫啣怨三年元陽匹婦結憤六月飛霜然則全羅滯囚不啻匹夫匹婦也召怨傷和豈無自而然歟臣等近者上疏以爲正陽之月飛霜雨雪未必不自人爲之所感而滯獄居一臣等深有憾於全羅之事恐啣怨負屈者又有甚於全羅也其未著之事則已矣已著之事若<sup>七</sup>皆輕論則何以戒後哉憲則刑曹該律文勿論若孟誠虎生等豈宜從未減乎且當該守令托故淹延不即辨報以至滯獄臣等前疏所謂聽斷者率多從易而避亂淹延歲月正爲此也其守令捨而勿論實爲未便伏望 殿下將孟誠虎生下攸司依律科斷當該守令亦令攸司推劾論罪以警其餘民生幸甚○庚辰日暈○對馬島宗貞澄遣人獻土宜回賜正布六十七匹米豆各五十石○工曹啓曾命本曹量減貢船站船之數今考各道貢船之數一年不過十二隻而慶尚道

貢船視他道最多故去丁未年受教減五隻今宜仍舊左道站船之數則四倍於右道故分定各官之數過多多費松木其弊已鉅右道則於船隻十五定水夫八十八人水夫之數倍於船隻故立役不難左道則船隻九十定水夫一百九人水夫之數未倍於船隻故不計農月連番立役其所受船隻未能看守以致朽敗請減左道所屬船廣州揚州水原等官各一隻忠州一隻原州一隻楊峽抱川各一隻衿川果川並一隻陽智振威並一隻以祛民弊 從之○辛巳知申事許誠以母病辭

上曰勿辭職其往侍病雖愈待予命召乃仕○壬午宗貞盛致書請還被留人口妙性等答書送還○司憲府啓李宗揆嘗爲喬桐縣守枉刑官奴升萬等致死本府移文推覈宗揆抗拒不承擅歸其家升萬子今音勿聽人之誘告父病死請並依律科罪命杖宗揆九十收職牒今音勿一百○癸未大雨○親傳望祭香祝○甲申賤祭于判府事卞季良教曰臣之効忠既能盡於弼亮君之報禮亦當極於哀榮夫豈私恩實是彛典惟卿性資英銳學識精明既早遇 昭考之知而益勵寡躬之輔善爲詞命常加潤色之華祇事朝廷獲紆褒嘉之寵矧貳師於儲副又知錯於春秋茲倚任之方深奈沉痾之益篤卒聞計哀良用痛傷即

令輟朝兼以議盜遂命禮官而致祝庸示侑辭以如存嗚呼一鑑忽亡  
慨英靈之何往九泉已隔惟恤章之載加○刑曹啓南陽府使宋翬不  
賑飢民以致浮瘡監考吳千守丁自義等不即告官千守自義律該杖  
一百翬九十命各減二等勿贖杖之○刑曹啓自隸金寶私奴末生盜  
殺箭串牧場所放私馬其情則初不知爲私馬實與盜殺內乘馬無異  
請論以盜內府財物斬不待時命減一等刑曹更啓金寶首謀殺內乘  
馬請水屬流所烽火干末生私奴例當贖流然爰毀前日刺字處若不  
補字則竊盜之數後無憑考請於爰毀處補字以三犯竊盜屏諸畿外  
從之但勿補字○賜肉于讓寧大君禔○乙酉日暈月暈○王世子  
遣官致祭于貳師卞季良曰惟公天資明敏氣宇宏深學通經史識達  
古今文摘國華德孚人心黼黻王猷冠冕儒林肆我 至尊倚若蒼龜  
待遇益隆事必疇咨開發愚蒙俾處貳師景仰高風謂享期頤天何不  
憇奄秘容聲靜言思之痛切中情俾陳薄奠以叙哀誠英靈如在錫我  
思成○兵曹據軍器監呈啓今之軍器惟長劍弓箭環刀而已未有結  
陳守禦之器請依中朝守城之具造鐵蒺藜分送各道模倣造作 從  
之○丙戌日暈月暈○吏曹啓宣德三年七月初三日教旨前銜兼

帶別坐滿五考三上者加資叙用敬此滿三十朔三上以上者已曾依  
教叙用其未滿三十朔京外叙用者通前兼帶時朔數及褒貶等第三  
上以上者亦依京外官通計加資例施行從之○刑曹啓百姓李春等  
八人明火作賊律該斬從之○丁亥宗簿寺啓溫寧君程惠寧君祚就  
宗學相與戲謔程先倡祚繼之以足蹴程手又執衣領裂毀俱失  
禮義恣慢無忌請 上裁施行 上曰宗親犯法不可不懲何以處之  
祚自弱歲狂妄驕恣使之讀書不肯開卷乃令學射又不加意惟額額  
慢遊是好嘗墮慶會樓池垂死世子適見之救援乃生子謂幻少故耳  
及長料事理則必不至此今既長矣曾不改行嘗奪人妓妾在妄日甚  
命囚丘史令處于第禁其出入又不接見以待自新又慮廢學令受業  
於宗學猶不接見纔就宗學首犯禁令肆為戲謔狂悖日增予甚慮焉  
將左遷以警之乎抑有他可戒之術歟遂命左副代言金宗瑞議于兩  
政丞黃喜孟思誠等對曰宗親有犯誠宜嚴禁况祚之狂妄驕縱尤  
所當懲然宗親不宜付攸司治之宜收職牒使退處其第不得出入俟  
其改過還授爵祿 上曰此議誠然自今宗親犯法者當以此法處之但  
今惠寧禁其出入亦不就宗學則有乖教誨之義將收正二品職牒奪

其丘史又不給祿只食田租以前銜從二品例序於益寧厚寧之列就學乎盡收職牒以儒服從無職宗親例就學乎盡收職牒使不得出入手更議以聞喜思誠以爲宜盡收職牒與丘史田從無職宗親例以儒服就學如是則惠寧深自愧悔且知計活之艱速遷於義諸君亦皆竦然自飭矣從之程勿論○戊子傳旨禮曹大小人負妻父母之服定爲總麻其有職事者當葬期給假十日若去外方則除往還給十日○鏡城節制使柳衍之進箋謝除同知摠制○禮曹據典醫監提調上言啓醫科出身者受職後率皆歸鄉閑遊自今擅歸外方者本監輒報本曹論罪前銜及權知等多般托故競歸外方至四孟朔取才之期乃仕取才後又托故還去非惟本監事務虧踈兩業醫術亦未精通自今依赴試生負圓點例春孟朔取才則去年冬三朔九十日內滿五十日仕官者許令取才其餘三孟朔取才亦同四孟朔取才每一朔用二書而過年取才則以半畫受職者或有之非唯才不進就受爵亦且輕易自今四孟朔取才滿五六畫以上者方許叙用僉曰可許稠以爲畫數少者亦并錄用諸學皆然不宜別作一法從之唯畫少者錄用則從稠議○己丑日暈○兵曹據忠清道都節制使牒呈啓軍門器械之重者莫先

於火砲而他道營屬各浦傳習放射之法者非一獨本營則放射軍只有一人無他傳習者請依慶尚道合浦本營例擇閑良及營鎮屬軍可者十人預習其他各浦各鎮亦令預習從之○傳旨兵曹功臣嫡室及良妾無子者戕妾長子外衆子勿屬忠義衛○壬辰兵曹啓自全羅道高興鎮至慶尚道泗川鎮相去八息然兩鎮中央有蟾津其江口左右則慶尚道平山浦及全羅道順天府內禮梁等處兵船泊於相望之地故倭船一二艘則固難經入爲寇如或大舉而至遮截兵船則高興鎮之兵必不能及機而應變矣於順天府不必設新鎮請依忠清道庇仁縣例仍前本府守城軍三十三名量加軍官刷各官住新自丁閑散人等使分番守城倘有賊變則高興鎮兵未至之間可得及戍矣今考敬差官宋仁山所籍三道各官船軍推移之屬程途息數自順天距平山浦五息九里自光陽至平山浦四息十五里自求禮距平山浦四息八里各道深遠山郡船軍所赴番戍之處非唯四五息程或六七息或至十二三息若令上項順天光陽求禮船軍赴平山浦則其程途比他例未爲懸隔然慶尚道各浦兵船多少及防禦緊慢分辨推移定屬于平山浦便否令其道監司都節制使處置使訪問啓達然後更議施行且

長興康津海珍靈巖等官濱海深入之地北距茂珍古內廂四五息東距高興鎮五六息其間沿海之處居民甚衆倘有倭變朝夕可虞故已移內廂於康津誠爲防禦緊要之處而議者以爲康津在濱海一隅難於出入欲於茂長及燧院洞等地勞民徙實爲未便仍舊何如命依所啓但順天府軍丁加屬防禦則令政府諸曹同議以聞僉曰順天府軍丁加屬防禦宜依兵曹所啓軍丁則刷閑散人及各官日守書負人吏奉足加屬從之○癸巳使臣遠接使鄭欽之馳報昌盛每事輒怒問其宿所及入京之日不答問之再三但云行則行止則止行盡之時是入京之日意欲困我也昌尹兩人亦不相和昌尹皆請給養于靴答云曾有勅諭未可贈也後不更言尹云山麥辛甘草苗沉醬等物宜預備之答云勅書所無尹作色叱之傳旨平安黃海道監司曰今來使臣行止遲速難定或於各站累日淹留其支持人如有絕糧者即給國庫米令免飢困○禮曹據宗簿寺牒呈啓赴學宗親於六衙日及國忌停朝日並令赴學已曾立法若其宗親外家及妻親式服服制日赴學與否則不論請依成均館五部學堂例上項服制式服等日只除隨行行禮仍舊讀書從之○刑曹據律學呈啓名例二罪以上俱發條云二罪



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則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註云謂如二次犯竊盜一次先發計贓一十貫已杖七十一杖後發計贓四十貫該杖一百合貼杖三十如有祿人節次受人枉法贓八十貫內四十貫先發已杖一百徒三年四十貫後發難同止累見發之贓合并取前贓通計八十貫更科前罪但從重絞之類觀此律文則一事已發已經論決其餘決前所犯發於決後則不論久近輕罪與等罪勿論重罪則通計前罪以充後數無疑矣今京外官吏以上項律文內決前所犯發於決後則年久勿論論罪之語未得分折故或於用刑之際失律文本旨誤錯施行請移文遍諭令依律文施行從之○甲午吏曹啓內需別坐請改稱內需所從之○乙未視事 王世子始參○命同知摠制申檣曰自今凡事大文書卿其專掌裁斷檣固辭不允檣請與提學尹淮同掌之乃召淮命之曰卿與申檣同掌事大之書○上問慕華樓開川修築今已訖乎同副代言尹粹對曰未畢 上曰今方盛夏勞民久役甚爲不可但補其圯毀其餘蒞秋更築知申事許誠曰今此開川之役丁夫甚衆供費至繁監役官等失於施爲纒築輒圯虛費財力莫此若也特

寬其罪何所懲乎 上曰監役官等但要速成不至期日而告訖其不用意完固明矣可罷其職以爲後戒遂罷吳明義金有讓金浩韓瑞龔金連枝尹麟等職○丙申受常叅○丁酉受常叅視事○宗學博士金墩上書曰臣濫蒙 聖恩除臣爲宗學博士臣夙興夜寐思所以輔養之道未知其由謹以一二條敢塵 聖聽臣聞古昔帝王莫不以學爲大務而其教皆自近始小學曰王公以下子弟大學曰天子之元子衆子是以漢唐之時或郡國而置宗師或王國而立學官亦庶幾乎古人之遺意至于趙宋其制大備其詔曰宗枝甚衆而誘道之方未至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爲之教授其教養之方可謂益詳矣恭惟 殿下以躬行心得之餘爲宗親建學俾知彛倫之道以固維城之助甚盛制也雖然膏梁之性難正也非有德行者不能以化之非有文學者不能以導之臣稟性蠢愚學術荒踈其於自治之術且昧况首爲師儒以輔養其德乎臣自受命之日常以不堪其任爲懼而加以教官數少所授未精尤懷戰兢矣且成均館二品已上則曰兼大司成兼司成三品以下則有大司成以下而宗學則以司成以下爲之博士宗學之任反輕於成均矣其於古之教遂近親踈之次第何如哉伏望命有道德老成

者二品以上一人為之師表而三品以下四五人為之助教以養德性以講文藝則天派慶源莫不切磋琢磨駸駸然並為君子之舞矣臣聞教養之法不可無勸懲之術雖以堯舜之時而必曰撻以記之况後世我宋朝宗學之制其教養勸課與夫簡試升黜之法皆視大學則其勸懲之法可謂備矣今學中犯義者及讀書未精者雖以時聞而犯者相繼昔成王之幼也周公撻伯禽以警之以天子之尊尚且如此况下於天子之貴者乎伏望命博士有犯小失者依成均學令隨即撻楚其僕以懲之則人重犯法而庶不懈怠以補教養之萬一矣臣聞周之辟雍自西自東而來服漢之大學觀聽者蓋億萬計况在學中雖輿臺之賤孰不欣欣然有喜色乎今學中僕隸之執役者晝則無退食之暇夜則有長番之苦臣恐不堪之嘆或興於漸久也伏望命有司凡學中執役者依闕內三日番上之例則僕隸之賤亦感 聖德之美而歡欣鼓舞矣○兵曹啓司憲府所由五十呵道十二合呈兩都目已曾詳定但所由則長番呵道則左右番勞逸各異且其額數多少不同請令所由每一年二人連二年呈都目至第三年所由呵道各一人合呈都目以次去官從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八

二十二年合星兩條自心會稽多則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二十三年秋由西彭各一入合星曆日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四十九

秋七月庚子吏曹啓濟州子弟請於文筭內一才合格則從優叙用 從

之○兵曹啓當番鷹師九十人分爲三牌每一牌三十人給遞兒職副

司直二司正三副司正四受職者九九人多職小請每一牌請加給隊

長隊副六遞兒以九十人分二番第其勞相遞授職 從之○兵曹啓

成衆官仕到最多者受遞兒職未受告身遭喪者終制還仕而其他到

多者欲先受職爭之請自今受職後遭喪未受告身者爲先錄用 從

之○辛丑以河敬復判左軍都摠制府事李孟昉爲議政府參贊申際

藝文館大提學柳漢洪珣中軍同知摠制閔義生仁壽府尹朴信生慶

昌府尹禹承範吏曹參議朴坤戶曹參議朴安臣禮曹參議柳孟聞兵

曹參議申包翅工曹參議池有容右軍僉摠制卞季孫左司諫權孟孫

右司諫曹沆持平李長孫左獻納尹彌堅右正言○壬寅禮曹啓前朝

詳定古今禮云允霖雨不已禁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一日禁不止乃

析山川嶽鎮海濱三日不止析社稷宗廟若州縣禁城門析界內山川

今霖雨過多將來可慮請京城四門及州縣城門擇吉行禁祭 從之

○癸卯視事戶曹判書安純啓曾以貢法便否訪于慶尚道守令人民

世宗實錄卷第四十九

可多否少咸吉平安黃海江原等道皆曰不可 上曰民若不可則未  
可行之然損實踏驗之際各執所見頗多失中且姦吏用謀富者便之  
貧者苦之予甚慮焉各道所報皆到則貢法便否及踏驗救弊等事令  
百官熟議以啓○贊成許稠啓政府六曹議得取旨之事并錄不允之  
議移文中外頗傷煩瑣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示遵守之典豈  
可使盡知事之本末 上曰卿言當矣稠出 上謂代言等曰稠之所  
言予甚嘉之自今擬議之事不允者削去但載允許者移文中外○宗  
簿寺啟赴學宗親因無學中之罰不勤肄業戲謔犯法者頗多請自今  
讀書不通則啓聞降坐違禮犯法則酌其輕重罰之 從之○刑曹  
啓冬官鄉吏無禮於品官品官擅自毆打或枉害人命自今鄉吏上  
京無禮者京在所告法官在外無禮者品官告守令依律科罪毋或擅  
自歆傷 命下詳定所○甲辰親傳秋享香祝○戶曹據濟用監呈啓  
京中年七十以上無子孫族親寄食他家者凡五十人其秋節衣請以  
本監麤布給之 從之○乙巳受常參視事○前書雲掌漏崔揚善  
上書臣竊惟 獻陵山脉培養之事切切于中不容少弛謹撰所見條  
列于左一捉脉賦註云龍湖禪刹後龍有兩處截斷無力興衰之有

驗歐陽太守廟後龍峙大屏嶂其應垂億萬斯年而不替臣以為本是一山也而興廢有異者在於後龍斷不斷如何耳一坤鑑歌云斷山橫塹氣難連若是蜂腰却自然臣以為祖宗入脉之處加以大路而橫塹則蜂腰損傷豈可謂之自然一門庭云凡見蜂腰龜膝之後更用別立身不起立身者不長遠也臣以謂立身者祖宗也祖宗入脉截斷則與不起同安敢以細故末節觀哉一立向篇云立身為祖入首為主者臣以謂峙大屏嶂是謂立身初入首節是為主山根底之蜂腰大路截斷此勝地理者所動心也一鬼劫篇云一節所主十二歲臣以謂如是則路斷之於節目虧缺不小安敢恣然一經曰氣因形來斷山不可葬臣以謂踐履不已則必有虧缺之形元氣何從而來一砂形篇云山破人悲大凡山有破傷尚有悲嘆况於主山之後蜂腰之處加以路斷乎一寶鑑云年踰七十二候而成歲功山有七十二候而成真龍如不及數者應候亦薄臣以謂後龍有路截斷則安得謂之及數而成真龍乎臣愚竊念古人風水之學則固然矣及論當時之事勢亦有不可焉攷其道路則東西往來之近未嘗差池如或東路一開則行旅相率而驅馳於此矣誰敢有枉道遷迤之嘆乎有如此之勢而猶為風水者尚

不覺悟固執如是獨何心哉獨何心哉臣見如是不忍緘默寤寐奉  
拳伏惟聖裁施行命下禮曹○行副司直高仲安上書曰臣伏觀崔揚善  
上書引龍湖禪刹與歐陽太守廟碑之辭欲防塞我 獻陵蜂腰之路故  
臣不敢舍默謹以管見仰瀆天聰臣聞一陰一陽之謂道蓋言天地之  
間凡有形氣者皆本乎道體之流行也故山川形氣起自嵩嶽千源萬  
派或順或逆一起而陽一伏而陰陰陽行道通貫水陸之穿破以分節  
目之多小而大小之局成焉此地理之大槩也故自國都以至州府郡  
縣莫不有蜂腰路斷之處焉是皆陰陽之節目也又前朝太祖祖宗之  
廟在禮成江畔主山入脉路斷處多矣又顯陵主山後脉大路斷絕亦  
皆陰節目也昔劉樞密祖墳其水出自明堂之前流至主山後脉而斷  
絕之又蘇端明祖墳主山後脉大路斷絕又蔡大師祖墳主山回龍顧  
祖明堂之前入脉一度鑿破絕其子孫或位至樞密 或至太師三  
公或至端明學士至于今圖畫山形而流傳萬世則古人所以占地之  
法固不擇水陸之穿破者可知也况指南詩曰路行龍後皆無害弓抱  
前行更合宜水則堤塘同一類穴前端正勢歸隨地理門庭曰主山路  
斷是陰節目前應橋梁是陽節目也以人迹往來多小以下興廢大小又



曰其地人迹多者爲盛小者爲衰明山寶鑑論曰不明其脉烏足與語  
常貴繇遠之大地又地理新書曰凡相地脉若街路雖陷壞脉相連注  
古人卜地之法亦可知也或曰山之蜂腰本自細小何可踏損哉臣謂  
山川之氣融貫天人一起則其氣至剛必至於峻拔而極高是陽之極  
也一伏則其氣至柔必至於凹下而極深是陰之極也故蜂腰之脉則  
其所以凹下者未及其極其猶且骨脉浮露如蜂之有腰則加之以人  
迹之衆多以助其陰陽之盛是乃陰陽各致其極處以成其節目之別  
者也比之晝夜非午正非陽之極非子正非陰之極至於四時無不皆然  
故蜂腰之脉必以人迹之多以爲盛也我 獻陵來山之脉群龍衆支  
皆自俗利山來分節目各成州縣蜿蜒頓息奔至 陵室前案別而作  
蜂腰路且斷絕是亦陰節目也又自此數峯湧拔周回更起成峯乾亥  
爲主山回看 祖宗朋堂之寬周匝之大至十二換而成龍故龍樓寶  
殿文官武庫東西二建諸祥並湊其形止氣全者如此其至矣雖或小  
溪穿斷而山川骨脉自相融貫固無害焉况此水道流下平原其於蜂  
腰處無復有逆流穿斷之理乎豈可以龍湖禪刹後龍斷絕者而比之  
哉又况禪刹佛廟固無子孫繩繼之理山川靈異之氣將安所爲禍為

福哉以今考之都城之演福寺數年而見華留後司之演福寺幾至五  
百年之久是豈山川之使然哉其曰三世叢林興盛五世而衰衰後三  
世而復盛者僧徒聚散之無常耳果何子孫以盛衰歟是以古之置寺  
者必於獨山無從之處又於列山急水之處豈無以歟且歐陽廟碑曰  
此後八十年當封侯四十年封公公三十年封王王五十年合家封侯  
其所定驗効歷歷明矣然歐陽大守隋季人也而范麟生於五季數百年  
之下則足以知歐陽子孫之無王公者也豈以無實之言以證地理之  
法乎况捉脉賦一書范麟所註本也而一本有龍湖之辭一本無此辭  
又且援引事證如此其無實故臣疑一本范麟之註也其引龍湖之事  
非范麟之註也乃後世好事者附益之辭也伏惟 上裁命下禮曹  
禮曹與詳定所同議以啓稽諸古文來脉蜂腰橫路固無所害而猶以  
人迹者爲貴 獻陵山路仍舊勿塞爲便若蜂腰溪水有失道之勢即  
令預防從之○刑曹啓通信使通事尹仁甫賈貿易紬苧布四百三十  
二匹潛與所識倭人買七品金五十二兩二錢以來比本國市直加給  
正布四百六十四匹二十尺律該杖六十徒一年金工金生以隨從杖  
一百追物入官徵仁甫二分金生一分使副朴瑞生李藝不能考察

筮四十從之金生減二等藝瑞生勿論○丙午視事○親傳 元敬王  
后忌晨祭香祝○丁未親傳廣孝殿別祭香祝○遣宣慰使宜山君南  
暉于留後司命賚鷄子二連分贈兩使臣○分賜書箴于六代言乃  
書大寶箴無逸立政說命旅獒歷代興亡者○戊申上聞使臣昌盛  
脚痛命左副代言金宗瑞醫負楊弘遜等賚藥問安○己酉賜護膝于  
六代言○庚戌左副代言金宗瑞還啓臣到金郊驛告昌盛云 殿下  
未寧若十五日入京則恐未得郊迎待十七日入京若何荅云郊迎與  
否在 殿下之心告尹鳳荅云昌公以我爲本國人事皆疑之更告之  
復見盛曰何以復 殿下之命荅云十五日當入京敬朝廷則出迎不  
敬則勿迎今 皇帝時奉使來者幾人但金滿與吾耳餘皆本國人也  
蓋前此使臣之來本國從欲贈之今因勅諭略不贈遺故舍憤發此言  
也○辛亥召還慎宜君仁○壬子親傳望祭香祝○兵曹啓中禁以年  
十五歲以下者差定數凡二十四人每年一人八品去官故十六歲以  
上者未得供職閑遊待次去官未便請年滿二十歲則移屬近仗通計  
前仕去官否則革之擇各司奴子二十人定屬年滿二十隨即移屬別  
監小親侍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左議政黃喜等以爲中禁之任 御前

通喝其任匪輕前此必以容貌端正聲音清亮者差定非近仗比也且其數止二十餘人故去官最速因此人多爭入其閑遊待次去官即就閑待次之例於國無弊若令移差近仗則所任卑賤且去官太遲自願者罕少宜仍舊從之○刑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平壤水軍李自河聞其妻與妹塔金加叱同相奸毆殺其妻自河律該處絞加叱同杖九十從之○甲寅司憲府啓正朝使通使廉恥監賫布子二十八匹暗行買賣義州日守崔仁知密受恥布子渡江請依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府受教恥處斬仁知杖一百流三千里沒入其物命各減一等流恥于東萊縣○乙卯上率群臣迎勅于慕華樓至景福宮行禮如儀勅曰覽奏及所貢王事大之心篤於誠敬洊歷年歲不解益隆眷王之賢良重嘉悅今特遣中官昌盛尹鳳齋朕所御寶裝條環及刀劍銀幣諸物賜王用示褒嘉至可領也頒賜金奩各樣寶石珍珠條環一副紫線匾用全盛用黑膝洒金銀螺甸圓盒一箇金銀釵花嵌各樣寶石珍珠事件靴鞘鑲鐵劍一把綵繡圈金春帶全金奩嵌寶石鶴頂靴鞘鍍金事件鑲鐵單刀子一批銀五百兩紵絲二十三匹紗二十四匹羅二十四匹絨金八段綵絹二十四匹青花獅子白磁卓器三卓青花雲龍

白磁酒海三箇又勅曰王國中所產諸品海味嘉魚及豹犬大海青好鷹白黃鷹可採取進來又勅曰近巡海將士送至王國中之人白龍等十七名詢之云因市益舟爲風所壞漂至朕甚悶之今遣本國各令寧家特諭王知之○幸大平館設下馬宴○賜酒于讓寧大君禋○丙辰命知申事許誠問安于使臣昌盛辭不見○幸大平館設翌日宴○丁巳命內史韓龍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賜被虜唐人男婦二十一人麻布各二匹小童五人各一匹○昌盛遣頭目崔真進段子六匹羅二匹中宮段子羅各二匹東宮段子二匹純嬪宮段子二匹紗羅各一匹尹鳳進金繡麒麟胸背一部段子六匹上引見真于思政殿○戊午賜被虜唐人古羅等衣裳笠鞋卜顏帖木兒等二十九人麻布各一匹○庚申上率百官拜謝息表箋同知敦寧府事李皎同知摠制金乙辛奉表箋以行表曰聖主推恩懷綏既洽微臣荷寵感愧深銘佩何忘粉糜難報伏念猥將庸品幸際昌辰胙土分封久被陶鈞之化垂衣致治曾無裨補之功何期星使之鼎來荐承天施之渙渥花銀堆積騰日月之光華文綺氤氳煥雲龍之飛動申錫器皿之鮮潔仍加刀劍之晶瑩至如寶帶之特頒實惟聖躬之所御恩私若此前昔罕聞伏遇

度擴包容仁敦撫育謂臣恪修壤奠憐臣祗服綸音遂使遐陬獲霑殊  
澤謹當益礪駑鈍誓同金石之堅恒祝康寧願獻乾坤之以方物表曰  
天貺沓臻特蒙殊渥土宜雖薄聊表寸忱謹備白細苧布伍十匹黑細  
麻布一百匹絲麻蕪織布二十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滿花方席  
各二十張人參松子各二百斤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製造匪精名  
般甚寡冀諒由中之信俯容享上之儀獻 皇太后及 中宮禮物紅  
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各四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一十張箋  
曰位尊貳極允協與情恩導中宸覃施海甸省循非稱感愧難堪伏念  
猥以譎資幸遭熙代願之絲毫之小補荐蒙優渥之沓臻白磁晶瑩申  
以綺羅之黃花銀瑩耀且蕪刀劍之珍至解條環以光壽質茲稀世之  
異寵在一時而駢加伏遇稟性溫文凝姿歧嶷承兩宮之眷愛繫四海  
之歡心遂今敝邦獲被殊錫臣謹當益勤藩宣之職倍殫頌禱之誠禮  
物白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滿花方席各一十  
張人參五十斤松子一百斤雜色馬四匹賜皎乙辛衣笠靴及藥○命  
內史韓龍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世子如大平館宴使臣酒一行昌  
盛辭疾而出命同副代言尹粹與醫裴尚文問疾○禮曹據司譯院權

知錄事等狀告啓永樂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王旨內各殿行首

內侍茶房架閣庫錄事宣差房知印三軍錄事別侍衛等成衆衙門入  
屬人犯罪者並下義禁府施行洪熙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受教今後及  
第生員等犯罪則以有職人例施行洪武二十五年七月日詳定入官  
補吏格內凡初入流品者作七科門蔭文科武科吏科譯科陰陽科  
醫科以上項各年教旨觀之本院權知錄事與成衆官一例且譯科一等  
人直拜七品與生員及第一體而初入仕受差牒者則送義禁府施行  
科舉出身口傳從事者反受笞杖未便請自今諸科出身者依有職人  
例施行從之○刑曹啓前副司正金達枝娶權氏同居三年後愛婢妾  
詐稱權氏未嫁已失行棄之請杖九十追還完聚命收職牒外方付處  
以父穩爲原從功臣也○刑曹啓陽智船軍丁貴生妻萬莊與奸夫船  
軍李興謀殺貴生萬莊獄死興律該處斬從之○刑曹啓僧中印聽僧  
海寶之請將海玕官教改玕爲璩以與海璩海璩受之中印律該處斬  
海寶杖一百流三千里海璩八十並還俗命中印海寶各減一等海璩  
勿論○刑曹啓靈巖人私奴李豆亭鬪歐殺私奴崔天右慶州人私奴  
古晉三三犯竊盜請並依律處絞從之○辛酉命右代言皇甫仁告兩

使臣云土豹捕在吉州地面乃遣頭目崔真王勝許仲等于咸吉道賚  
 土豹以來（宗學啓宗親因有司劾問累日廢學不可請自今以小事  
 被劾則並令赴學從之）○命內資內瞻寺各以織輝八十人別織進獻  
 十五六升苧麻交織布○壬戌命右代言皇甫仁問安于使臣昌盛不  
 禮 上謂仁曰使臣何以待卿對曰盛不言不視亦不答禮盛自入覽以  
 來凡見大小使人皆然蓋怒其不贈遺也○癸亥命內官韓龍鳳賚別  
 膳分贈兩使臣○戶曹啓兩麥今已成熟東西活人院賑濟飢民除盲  
 人外悉令放送命早穀成熟間仍舊賑之○傳旨工曹今方酷熱其停  
 各處營繕○甲子命知申事許誠邀兩使臣至 上迎入慶會樓設溫料  
 宴（乙丑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前日子嘗聞宗學旣鳴如牛聲  
 在宮者皆聞之予見經史多矣未有書旣鳴者必以為常事而不書也  
 上又曰江原道年穀何如摠制曹致對曰今歲暵雨太甚旱田多不  
 實水田則豐年無以加矣時致以本道監司迺來 上曰前日請宴時昌  
 盛謂予曰願先見妃子而後赴宴答云有疾未瘳未可見也盛又曰吾  
 等來時帝謂曰鞍子則不可得矣朝鮮海外小國毋作弊豈謂 殿  
 下絕無人情而為此言乎今也雖行裝破毀之物暫不補綴何至若是乎



答曰我國雖小豈無可贈之物但 勅諭甚嚴未敢違越盛變色不語

○中部教授官鄭宗本等報禮曹云國家倣前朝九齋之例設夏天課詩之法所以教養人材作新士氣誠聖代之美法也然法雖美而効不著網雖舉而目不張此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者也前朝又設直赴考藝之法崇獎士氣故生徒雲集庠序或不能容此無他教養之有法而擢舉之得其道也姑以中部學堂之事言之尋常入學生徒僅百四十五十矣年前始聞課詩之法疑有選擢之路士之不期而會者幾於三百部學亦不能容及課詩既畢無考課選用之門一朝星散四方稍無顧留者僅聚餘徒以滿尋常之數今當六月課詩之朔生徒自外來者未見一人其素居者皆有嫌色或稱身病或稱親病多般托故謀欲退處往往告于禮曹及憲府督令入學僅充常數亦不似年前雲集之數此為可恨不寧惟是國家崇獎大學之士加給田民仍廣五部學堂備餉多方之士其於崇掖獎礪可謂至矣然而生員或不滿額部學生徒亦不盈溢尤為可歎前朝衰季紀綱陵夷學似頽廢直赴考藝之法僅存一二以新士氣况 聖朝右文興學之時乎若復直赴考藝之法居館生徒春秋課試再三居首者除館試直赴會試再三一等者准計

館試初場一等例通用且部學生徒課詩之日兼試疑義再三居首者直赴生員會試再三一等者准升補寄齋例入學各部生徒月講通多者亦准升補例則庠序學校雖不督聚而四方多士雲集而來切磋琢磨日就月將將見人才之出比隆三代雍熙之治可坐而致吾道幸甚禮曹啓居館生徒春秋課試再度一等居首以上者請直赴文科會試五部學堂生徒課詩五度一等居首者直赴生員會試命下議政府諸曹及文臣二品以上同議僉曰不可從之○太宰小二小法師瓦致書禮曹育去年冬來寓對馬州願加護恤且欲致禮京都乞賜絛紬或苧布一千匹及米穀仍獻土宜荅書回賜正布三十六匹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等以謂師瓦所遣人但當厚接且回賜所進之物其求請則勿聽贊成許稠以爲九州人米粍之請若輕易聽從則後日請之者必多不從則必生釁米粍之請不可從也但小二雖在九州其子師瓦今來對馬島則是亦對馬島人也前此對馬島人米粍之請無不聽從至於師瓦獨不與之必生忿怨不可不與然不可大多多不過三四十石絛紬苧布亦不可大多禮曹判書申商參判崔府等以爲師瓦乃大內殿之次大友殿之外孫也今者失士窮困來寓對馬島專人告

乏若不聽從必生忿怨依戊申年給其父小二殿例賜米布命賜米四十石紬十匹○丙寅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前日請宴時昌盛語余曰頭目何不贈遺予不應昌又曰何不佩帝賜條環予曰對使臣必以禮服不可著裏帶於上故佩之於裏盛曰此 皇帝解所御條環而特賜之雖佩禮服之上可也予即佩之於外此人必欲求我過失而揚之也且今賞賜織金纏身蟒龍段子四匹亦稀世之物也盛亦云特賜意謂以予不製衣而服之也但此物可作便服不可製禮服也問諸尹鳳亦云如此段子可製裏衣而服之加條環接見使臣可也其意何如右議政孟思誠對曰接見使臣不可不以禮服 皇帝豈必欲以此條環加於禮服之上乎 上曰予欲以此段子製便服而加條環以見使臣使知佩服也禮曹判書申商對曰 太宗御正殿外便殿則皆御褻服以見使臣今亦從權御便殿衣褻服以見使臣恐無妨也 上然之同副代言尹粹啓禮義由賢者出今瓊瓊小豎安知禮義乎豈可聽盛等之言御禮服加條環而率群臣以享使臣 上從之○上謂代言等曰奉常少尹朴堧建議請用雅樂勿用鄉樂予嘉其言命今修正堧專心致志今適遘疾將繼堧者誰歟別坐鄭穰何如人耶知申事許誠

對曰穰亦書生頗知音律今雖未及於堦精巧則過之 上曰然則令  
堦孰傳雅樂之妙可也左副代言金宗瑞啓曰禮樂爲政之大本也故  
審樂以知政孔子亦且三月不知肉味我朝禮樂侔擬中華昔王人陸  
顥端木智周倬等奉使而來觀禮樂之備亦稱盡美但以女樂之雜爲  
嫌小臣意謂雅樂雖正而未革女樂則不可也今昌盛等雖無足取然  
當宴時亦云如此禮宴豈可使倡優奏樂則不獨識者非之中朝之人  
無賢愚皆鄙女樂也孔子語爲邦必放鄭聲則聖人見諸行事之驗也  
女樂之不可雜雅樂明甚矣小臣非爲諛佞意謂當今之政往古來今  
所未有也禮樂之盛如此而獨不改女樂因循之陋則恐後日未能革  
而將曰在昔盛時尚且不革何至今日遽革之乎如是則非徒今日之  
有累抑亦無觀於後世矣 殿下以大聖之資知女樂之不可而或奏  
於君臣同宴或用於使臣慰宴甚不可也乞回剛斷以革積久之陋以  
致維新之美 上嘉納之仍曰女樂之用其來已久遽革之而以樂工  
登歌則恐未合於音律而齟齬矣故未能輕改耳宗瑞對曰與其有女  
樂之陋寧齟齬而待習熟耳右副代言南智啓女樂之弊尤甚於外方  
也守令一日之政一以治婦女失節者一以治官妓拒客者焉有爲

政而行如此之事乎且士林間猜嫌多由此起男女之分因此而亂治化以此而不善甚非小失也且大邑則數至百人遊食之弊亦且不少宜革官妓以祛盛治之失 上曰卿等之論至當然 太宗時已有此議一一大臣以謂不可無土風卞季良亦以為書云四海遏密八音古昔盛時豈無如此之樂乎因此不革智曰遏密八音云者豈女樂之云乎 上曰朝廷則猶可用男樂矣四海豈能盡用乎同副代言尹粹曰非獨此也古云妓者待軍士之無妻者我國東南濱海北連野人防禦之事無歲無之女樂豈可遽革乎○丁卯受常參○樂學提調柳思訥上言今考朝會樂編鍾簋飾林宇大晟樂譜云鍾簋飾以贏屬固禮大司樂六樂註云贏物蛙蟻之屬比羽物為重遲考功記云梓人為筍簋厚唇弁口出自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其聲大而宏則宜飾於鍾本朝嘗追樂哭亦倣此制仍舊何如奉常少尹朴堧議大晟樂譜鍾簋之論雖曰蛙蟻之屬至於圖則以虎畫之又陳氏樂書內雅部鍾簋之飾以虎畫之俗部鍾簋之飾則以獅畫之朝會樂器非若祭樂例一依陳氏樂書從堧議○戊辰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宗親宴使臣時自相行禮之禮何如判書權軫對曰諸示親於孝寧晉平安平三大君處則

行揖跪進其餘相揖而飲可也贊成許稠曰皆跪而飲唯孝寧立而受飲可也 上曰更與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共議僉曰晉平大君璩以下諸宗親行酒使臣之後並於孝寧大君補行揖跪進孝寧立而受之飲畢又行揖禮其餘宗親則只行相揖孝寧行酒時諸宗親亦同館伴則孝寧大君以下諸宗親處行揖不跪諸宗親行酒禮亦同座次則孝寧晉平及安平大君東壁敬寧君恭寧君以下諸宗親西壁對孝寧大君座差下唯慎宜君順成君座東壁大君之下差後○親傳朔祭香祝○兵曹啓今年大兩穀且不稔閭延安州城堡請待豐年改築摠制或揜啓非徒閭延安州城當改築平安道城每邑皆然而博川城尤甚類落宜速改築 上曰年穀苟登築城何難唯閭延隣於敵境防戍最緊今秋只築閭延城○吉州留養士豹病命右代言皇甫仁告于兩使臣答云病矣如之何其類亦在山○樂學提調柳思訥進新鑄朝會采器與架子命入內闕之○刑曹啓高山人姜莫同闕歐殺白萬律該處絞從之○八月己巳朔太白晝見○日食 上素服出勤政殿月臺幄次救食侍臣亦素服侍衛○命內官金淳齊別膳分贈兩使臣○庚午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使臣昌盛等托以審視捕鷹土豹之狀

欲遣頭目三人于咸吉道此非勅諭所載而盛等擅遣也前者不禁頭  
目往捕土豹者以土豹非我國所產不知捕獲喂養之術故欲見彼輩  
布置而不禁若鷹子則我國已知喂養之法且予嘗誠求以獻而暫無  
稽緩今盛等非朝廷之命而欲令頭目往見誠偽實爲不可昔元朝遣  
使于我親審捕鷹之處本國再三奏請乃除其弊今朝廷待我國甚厚  
以賓禮接之無他以其知禮義而盡心事大也予欲止之云此非捕鷹  
之時遣人無益何如禮曹判書申商對曰微辭止之可也 上曰雖聲  
言捕海青實欲求人參石燈盞也此物非我國處處所產海青亦稀有  
難捕雖親往各邑知其稀少亦不妨也吏曹判書權軫啓分遣其徒審  
知鷹土豹實爲稀罕之物則益知我國捕獲之誠况石燈人參非民間  
所畜雖將價而求之不可得矣勿止之爲可 上曰盛不知事理雖論  
之以義必不聽許不若不言之爲愈然今年雷雨甚多節氣又晚甚非  
捕鷹之時以此微辭止之可也 上又謂左右曰早穀方秀東風爲害  
因此不實今晚穀秀實之時東風又吹無乃傷稼乎知申事許誠啓早  
穀秀時東風雖吹不實者少但其穗差少耳晚穀則成穗未半雖被東  
風固無害也 上曰予見宮中所養黍粟發穗之狀皆如卿言○昌盛

出遊于箭串乘舟下露渡尹鳳放鷹于沙平分遣人賣酒肉往慰之○  
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河敏復進箋謝除判左軍府事○吏曹據律學  
博士等狀告啓議政府六曹錄事六曹錄事二十四人內一年二人去官  
知印三十人內一年一人去官獨檢律則六十人內一年一人去官或  
有老於律學不得去官者請自今上項律學依成衆官例一年二人去  
官而爲首一人則依宣德三年六月初四日受教京外量才叙用其次  
一人則外方檢律驛丞渡丞叙用 從之○吏曹啓忠清道恩津縣平  
安道碧潼郡皆五百戶以上請依他例置教導 從之○兵曹啓外方  
各官營鎮屬軍官及船軍則各以當番習射若侍衛牌則每年春秋但  
就其官習射無常時考察之法及至番上六日相遞入番而已出番則  
閑遊請依甲士成衆官例令訓練觀專掌習射且外方侍衛牌則每秋  
等取才填補甲士已曾受教而京畿侍衛牌曾不舉論故無叙用之門  
又於外方都試之時當番上京者則不及彼此必矣並從自願試才叙  
用 從之○辛未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推算天文若專心致力  
則可求其妙日月之食星辰之變其躔度固有差錯前此但用宣明曆  
法差謬頗多自歎招推明授時曆法然後造曆稍正然今日食虧復時



刻皆差是不精察故也三代盛時曆法非無差謬以中國之詳察天文隨時而正尚且如此况我國乎是以古者造曆差謬則有殺無赦之典予當日月之食悉令更筭書雲觀每於日月之食當食時刻與虧復分數皆不書後無所考自今日月食時刻分數雖未合於推步之數令書雲觀悉書而進以備後考○都摠制朴實啓宿衛軍士所著鏢子甲其體甚狹且多破毀待上國使臣甚為無彩宜亟修葺且軍器監月課軍器姑令減數先修破甲 上曰我國力足修葺而不為者無他怠忽故耳非獨甲也堯年亦不鍊甚無軍威宜速修鍊命兵曹判書趙啓生考察○命知申事許誠問安于兩使臣昌盛書示進獻物數海青等鷹五十連豹子三十兒鬪狗六十隻魚蝦海味鮓六十壘礪石三十塊○命內官金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今年不稔安州閭延兩城一時並築民弊可慮請安州城待豐年築之閭延城預備諸事俟秋始役若沍寒前未畢則待明春畢築命依所啓但不須一年畢築以丁夫五千今年秋收後冰凍前十五日來春務停前十五日造築後復如此漸以築之○壬申受朝參○遣右副代言南智問安于使臣仍告曰前日所論礪石則產於本國易辦之物然非勅書所載豈

以易辦而敢獻乎土豹不產境內然當盡心竭力隨所獲多少以獻但  
勅書不記其數則豈敢以三十爲定乎盛鳳等變色曰礪石則以吾等  
口傳獻之爲可荅曰前來勅云口傳朕語悉不聽則以口傳而獻其合  
於事大之禮乎鳳又曰潛與我等進之可也荅曰如此則似贈遺於恭  
事上國之禮何我雖小邦豈敢先壞勅諭乎鳳等不荅麾智使出智退  
聞有碎物聲乃盛不勝其忿投擲所食羹鉢也智更入問曰何以復命  
盛曰此國不順至矣將欲叛耶遂不受政府之宴鳳本國人也怒形於  
色舍嘿而已○癸酉受常參命內官韓龍鳳賈別膳分贈兩使臣  
甲戌受朝參視事上與左右語昌盛等忿怒之事曰此無他前日使  
臣之來多所贈遺自降勅諭一無贈與故發怒而有此言也本朝未嘗  
以使臣之失奏達然有不得已之故則不可不奏今盛等所言一一記  
之又曰使臣所遣捕土豹頭目等欲往甲山則語以路阻且遠難以親  
往欲往慶源鏡城則語以山低野闊絕無土豹止之如何禮曹判書申  
商曰甲山與吉州三四日程不如鏡城慶源之遠然山水甚險若有  
雨水則往來不通又非土豹所產之地以此止之可也○使臣遣頭目  
戴喜等三人于咸吉道捕土豹命僉掄制池有容偕行○禮曹據司譯

院別齋訓導呈放吏曹受教內別齋學官除迺兒與本院和會取才叙用今詳學官則每日講誦經書置簿前銜權知則仕進而已不讀書肄業及其四孟朔取才但以雜語及四書內輕便之書試之經史則厭其卷秩之多專不講誦故學官等亦相倣効不習經書又本院專習漢音而唯學官十三人別行勸課其餘前銜權知則雖年少可學者曾無勸課訓誨之法故暫仕輒罷專不學習教養不廣請除四品以上依舊從便取才外五品以下講書取才人等並令聚仕嚴加訓誨一一置簿每當四孟朔合計講經言語通否畫數隨次叙用其常時托故不仕而及取才始仕欲試者曹與提調同訓導官考其每月置付勿許並試其試取時經書則臨文考講其餘雜語小學並依舊背誦前此別齋學官十三人訓導三人官給供饋今雖並聚五品以下其數不過四五十請並供饋勸礪其未得講誦經書而能堪所任者依前例只通取才其居首一人必令陞轉

講學之人不辨文字只誦語言者謂之只通

從之○禮曹據各道山川壇廟巡

審別監所申條件磨鍊以啓一全州城隍位板書曰全州府城隍之神版位之後安神像九五永樂十一年六月日禮曹受教山川城隍之神只留神主一位皆題木牌其像設一皆撤去以正祀典今此像設亦宜撤

去一永興城隍位版書曰城隍啓國伯之神設木像男女並六一咸興城隍祠廟三間一積城縣紺岳山之神無位版用泥像主神夫妻兩位子神夫妻並六位一淮陽府義館嶺之神於祠廟外別作一間設女神木像上項各處像設依他例撤去一留後司松岳山城隍無位版設泥像四春秋兩節大小男女淫祀動樂此像亦宜撤去設位版書曰松岳之神器皿並用鉢其銀匙盞盤香爐香合燈盞長燈瓶鐺豆古里皆用銀宜並收納工曹更用奉常寺祭器一大皇堂無位版設泥像四亦用銀器數與城隍堂同堂直人百姓四名宜毀大皇堂撤去神像收取銀器其堂直人定于軍役一國師堂無位版諺傳法師尊者亦用銀豆古里銀香合銀長燈各一堂直人四名宜毀堂收銀器堂直人定軍役以上八條內全州永興咸興城隍除國行依他例本官致祭紺岳山義館嶺松岳山除撤去神像於近處擇地別立國行祀廟設位版其銀器依他例代以鍤器一黃海道長淵縣長山串位版書曰長串之神諺傳國師牲豕代以豆泡右條除代用而用牲牢一平安道義州鴨綠江之神無位版當祭時用紙書曰鴨綠之神祭訖沉水依他例設位版一安州清川江之神祠廟內用紙錢祭之依壇壝古制移設祠廟撤去

紙錢一平壤江神壇及九津溺水神壇壇上皆有小壇其小壇宜皆除去一箕子殿神位版書曰朝鮮侯箕子之位依本朝諸祀儀式改書曰後朝鮮始祖箕子削之位一字一檀君神位版書曰朝鮮侯檀君之位高麗始祖神位版書曰高勾麗始祖之位依本朝諸祀儀式改書曰朝鮮檀君削侯字及之位二字已上六條依所申施行一留後司開城大井神無位板設神像四其祭具雜用磁木器宜撤去神像設位版以奉常寺祭器用之右條神像勿撤去祭器依他例違作一黃海道瑞興郡釜淵神位版書曰釜淵護國之神依他例削護國二字右條依所申施行一羅帳山上巖下有一小白石俗呼國師牲豕代用皂泡神位版書曰白鼠島護國之神宜改書曰羅帳山之神右條依所申牲豕除代用一豐川郡椒島注乙島諸島壇於西海神祠廟北百步許峯頭築壇壇上又築兩壇椒島壇在西注乙島諸島壇在東望祭於一壇右設壇望祭年及月注乙島諸島所在皆不可考向虛費奠物未便宜毀壇場於本官致祭例削之一遼安郡遼東山神位版書曰遼東山神位宜改書曰遼東山之神一安岳郡桃串神位版書曰桃串護國之神位省草串神位版書曰省草串護國之神位宜改書曰桃串之神省草串之神已

上四條依所申施行一谷山郡神留山神位版書曰神留山神位務山  
神位版書曰務山神位峽岬諸島神位板書曰峽岬島神位甌擊山神  
位版書曰甌擊山神位南山神位版書曰南山神位彌勒山神位版書  
曰彌勒山神位皆於神留山上築壇合祭而不就祭所且神留山則平  
地有小山峽岬諸島則平地村巷間有兩小丘陵相連南山及彌勒山  
則暫高並無靈驗唯務山高險幽深雲霧屢鎖俗呼霧山甌擊山則在  
郡北為主山高險故於山腰西峯國師堂之基以務山之神稱爲國師  
祭之郡人遇旱望祭祈禱輒雨以此觀之務山甌擊山外其餘諸山諸  
島皆無靈驗而虛費奠物未便宜革諸山諸島之祭唯務山甌擊山  
錄於祀典本官致祭之類於上項國師堂設壇合祭而務山改以霧山  
霧山神甌擊山神位版改書曰霧山之神甌擊山之神右條依所申施  
行務字仍舊一各官壇墳之制長廣高低不一又無垣墻故人畜踏毀  
汚穢宜考古制令各道築壇墳並造瘞坎而繚以周垣南作一門常加  
扁閉一神位版或用松栗及雜木製造長廣厚薄不同或用紙榜又以  
位版藏之寺院未便宜於壇墳近北造一室以藏位版至祭時安於壇  
上致祭又年終內願狀隨即沈水宜懸於藏位版室待翌年還願時沉之

已上二條依所申施行一各官未知遵豆簋盞鐙釗尊壘俎坫爵篚等祭器之制妄意造作未得精潔宜以奉常寺諸色祭器分送各道見樣鑄成又造藏祭器庫令壇直看守右條依所申施行其鑄器姑以鋸器燔造從之○丙子受常祭視事○親傳釋奠祭香祝○丁丑親傳杜稷祭香祝○命內官金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傳旨諸道監司自願捕海青及堆昆者依前例無職者授八品有職者加等賤人則賞米五十石或綿布五十匹若捕玉海青及黑海青則無職者授七品有職者超一等賤人則賞米百石或緜布百匹其遍通諭○戊寅受常祭○尹鳳放鷹于沙平原昌盛往觀藏義寺分遣內官賚酒肉往慰之○左司諫卞季孫等上疏曰伏見元典關係國家要務必合起復者奪情起復今鄭孝完非合起復者乃於母喪期年之內命除司直臣等竊惟敦化之源莫先於孝孝親之事莫重於喪非關係國家者而使之短喪就職非持有幸於成憲實有累於風教伏望 殿下還收孝完之職從之○禮曹啓今設禮曹藥房而無唐藥出處請依議政府例每入朝貿考且六曹負吏數多其藥價比政府倍數以送從之○戶曹具中外貢法可否之議以啓京中知敦寧府事安壽山摠制李歲同知摠制朴葵前摠

制李順蒙前同知摠制李希貴前都觀察使李貞幹前判牧事金士清  
前中樞院副使南實前同知摠制崔蠲三品以下時行二百五十九人  
前銜四百四十三人等以爲可前兵曹判書趙未生前判牧事黃子厚  
等以爲臣等歷觀古人爲國之道在乎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取於民有  
制三代之所以貢助徹良以此也然我國家土地瘠薄山蹊險阻故助  
徹之法勢不可行也今稅其私田而什一者是祖三代貢法之遺法也  
我太祖龍興首除民瘼令民之失農者納狀於官又令官吏就審納  
狀之田而減其稅其法可謂至矣然民之有故者或失納狀之期則田  
雖陳損不免收稅是可嘆也我太宗深知其然依成周司稼之官巡  
野觀稼之法巡審都田隨損給損之式其愛養元元之意亦可謂至矣  
然巡審之時或分遣朝官或委任監司守今朝官守令不能遍審而分  
差委官爲委官者率多各官日守書負之輩不學無知不體 聖上恤民立  
法之本意或損或實皆失其中故農民累日支持奔走供億終無實惠  
是積年之共患也今戶曹酌知其弊請行貢法從古以來正田法遂民  
生政之最難也故夏后民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  
曰周時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下及歷代漢之限田名田唐之租



庸調雖不及三代是亦各因時宜而制之也臣愚以爲今請貢法爲今日之可行也臣聞民間可否之議平野居民前此納稅重者皆樂而可之山郡居民前此納稅輕者皆憚而否之是民心之所欲也爲國之道當順民心昔禹貢之法任土所宜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曰可之民從其可而行貢法曰否之民從其否而仍其舊行隨損給損之法其或一邑一里之民可者衆而獨多執田地互相陳起者憚而曰否從多施行則向之無田者皆得田而田野闢矣戶口增矣又其元納細布之田者納稅本輕今從十負十斗之例而更議則過輕之議必生於後日今有司酌量施行似爲益便臣等又聞兩倉軍資所納之稅皆以本色除給五價唯各品科田之稅五價則令作者納之故京畿之民苦其賦重自今科田之稅亦依他例前同知掄制朴礎以爲貢法雖善不分田之肥磽而悉以行之則民生自有憂喜矣分遣各道廉問計定使審其田分善惡分類成籍可爲貢法之田則以貢法施行其餘山田磽瘠不宜貢法之田每年須考佃客告狀方許就審隨損給損兩法兼行集賢殿副提學鄭麟趾以爲先於京畿一二州縣試驗然後遍行諸道直提學俞孝通以爲上中田外下田更分爲二等每於一結或加給負數或

減十斗直殿安止以爲先行於山谷平原各數十縣試其可否奉常注簿李好文以爲二等之田更不改量每等又分爲三等作九等上上田稅每一結收租十六斗每等遞減一斗至下下田則只收八斗平安咸吉道則只分爲六等上上田稅一結收十一斗每等遞減一斗至下下田則收六斗庶爲得中集賢殿副提學朴瑞生典農少尹趙克寬刑曹正郎鄭吉興等以爲踏驗給損之法數多委官未盡得人或挾私失中者十常八九敬差官差使負等亦未得每處糾摘國有所損民受其弊其來尚矣然貢法不先分上中下三等田品則占膏田者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得瘠田者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弊復如前先正三等田品都官正郎柳之涵佐郎尹處恭權蹲等以爲唯瘠薄山田必不得每年而耕互相陳荒而與平田例論則實爲巨弊宜令守令先取田主告狀親審起陳而後收租導官署令金達成丞元乃仁等以爲貢法便於公私實爲良法然江原黃海道地皆磽确而土品不如他道依平安咸吉道例差等收租則庶可便於民而不戾於國家立法之美意矣禮曹佐郎趙遂良佐郎南簡等以爲本朝土田膏瘠不同上田一結收租十斗其取之也過少下田一結收租亦十斗則其取

之也過多故民之好惡大不同願分田品爲九等租稅亦定爲九等以  
便民生礪山府院君宋居信谷山府院君延嗣宗驪川府院君閔汝翼  
判敦寧府事韓長壽同知府事李皎趙侯大司憲李繩直兵曹判書趙  
啓生叅判李中至都摠制元閔生摠制申檣趙菑李春生同知摠制金  
乙辛洪理李穗柳漢仁壽府尹閔義生領敦寧仍令致仕權弘右議政  
致仕李龜齡前都摠制權希達前判牧事文繼宗前摠制盧原湜前戶  
曹叅判韓尚德前同知摠制權踐前府尹李興李稔前節制使金沼檢  
校漢城尹權遜俞龜壽三品以下時行三百九十三人前銜一百十七  
人等以爲不可議政府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贊成許稠叅贊吳  
陞李孟昉等以爲傳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國朝制爲收租之  
際收損給損之法此實叅酌古今萬世可行之良法不可輕改且田地  
計定之時諸倉庫及公須衙祿站驛等田酌量定數今若減租必須加  
給二倍乃充元額然則軍資之田恐無遺矣大抵占膏腴田者率多富  
強之人占瘠薄田者類皆貧乏之人若依戶曹所申貢法則富者之幸  
貧者之不幸况咸吉平安道田租既減於他道之數而又減之則如有  
軍旅凶荒無以支當臣等切謂似難舉行乞依成憲仍舊施行庶爲便

益今并錄救弊條件以聞一損實敬差官即古軍須察訪其任甚重近來以闕茸不更事者差遣以致不中實爲未便自今除臺諫外不拘時散擇有名望者差遣一遣敬差官則監司謂非已任或不專心願慮不遣敬差官則監司因事煩不能精察自今須遣敬差官監司與之同議區處其損實踏驗不多事也各官守令一除雜事專為踏驗監司與敬差官巡行考察一損實委官擇曾經顯秩者差定載諸六典近來但以鄉曲猥瑣之徒差定故曾經顯秩者恥爲委官多方規避自今委官改稱踏驗官必以曾經顯秩三品以下及國試入格者擇定京畿則曾經顯秩而退居者罕少令吏曹擇成衆官及受田牌可當者差定前判漢城府事許周以爲田地收租莫善於隨損給損國初始正經界參酌古今以此立法垂至今日但分審官不良以致不中之弊曾經顯秩者差定之制雖載六典各官務欲及時不慮大體只取文筭皆以吏典出身者差爲委官故外方品官有名節者恥爲委官臨時托故或至上京規避故各官不得已每委庸流之手以成其弊有今日改制之議願改委官之黜而擇任曾經顯秩者又嚴立法程使之不得規避雖居外方受任時官門進退迎送之禮依已巳年量田官例又依軍須察訪古制擇

臺諫六曹有名望者分遣各道以察損實能否庶無前日之弊本朝曰賦  
之制庶幾乎什一之法佃客雖極貪吝者亦慊焉然而踏驗之際收租之  
時姦吏夤緣而妄冒公私以之俱竭民乏卒歲之用國無三年之畜 殿  
下深念其弊更定田賦之法永爲垂世之規而一結田賦只收十斗與  
七斗其稅自何而出也臣恐未合於 聖祖田賦之制也臣請以田稅布貨  
一事言之水田五十負納五升布一匹以其價准米十五斗若以今之制  
賦準之則水田一百五十負乃當布一匹旱田則倍之矣其他縣緇縣布  
苧布綿子油蜜之稅之外祿轉軍資所納之數必減於前日州府郡縣之  
儲十喪八九如有緩急將何以備之臣恐利未一二而害已十百臣嘗觀  
禹貢一書厥田之品不同故厥賦之等有差吾東方四方土曰各有肥瘠  
之異其於肥瘠之中所減唯於下田及沙石田或三斗或五斗則庶不謬  
於聖人之遺意伏望 殿下依漢文帝賜今年田租之半之法旱田水田  
隨歲豐凶或減十分七分之一或五分三分之一或減半以革損實踏驗  
之弊如有霜雹之災監司親審實封以聞取自 上裁量宜蠲免吏曹判  
書權軫正郎李承孫真幾佐郎閔孝權羅得康安質宗簿少尹安完慶  
判官李重直長宋復元道柔官注簿崔脩軍資判官裴屯正許個副止皇甫規

正字任重等以爲田地踏驗之際增減失中之弊奔走供億之勞誠有如戶曹所啓矣然田有肥瘠歲有豐歉假如耕良曰一結者值歲豐稔則雖以全實收租亦不爲過而止取十斗則國用減矣若耕薄田一結者又值水旱僅有數負之實而謂非全損取盈十斗則必有稱貸而益之民生困矣如是則貢法之弊將有甚於踏驗之弊矣判府事崔潤德都摠制文孝宗柳殷之朴實摠制成揜同知摠制李師厚工曹判書成抑參議申包翹藝文提學尹淮直提學辛引孫奉教崔允中待教權自弘檢閱魚孝瞻金文起姜孟卿慶昌府尹朴信生少尹楊厚典農判事朴安義直長朴回柳瞻上護軍河永大護軍朱噴紫護軍張致溫陳成幹等以爲一洞之田肥瘠不同一年之穀登歉不一且富民之田多良貧民之田多瘠以良田而收十斗大輕以瘠田而收十斗大重然則利歸富民而貧民獨受其害况隨損給損本國舊制也乞令依舊刑曹判書金自知參判鄭淵兵曹正郎姜進德趙瑞安佐郎李伯黔楊繼元等以爲我國土地肥瘠各異其上中下及二甲三申之品則已會打量定其高下然其所種禾穀則隨歲旱潦登歉不同又其沙石磽薄之田數歲之後隨即荒穢若不踏審槩以貢法抽斂則殘劣之民豈無怨咨且以委官之踏驗不中守令之未得遍審遽變成

憲亦爲未便判漢城府事徐選府尹高若海等以謂依本國舊制佃客  
告水旱風霜虫蝗之灾守令親驗隨損給損勿遺敬差官東部訓導官  
李甫欽以爲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夫以中國之土大禹  
之制貢法之行未免不善况我東方土地之肥瘠畦步相異耕田沃饒  
者不費人力而一結之田可取百石治其瘠薄者雖費人力而一結之  
出不過十斗苟或定取十斗之稅則受田沃饒者獨享其利糞其瘠薄  
者未免稱貸其可必行貢法乎又况凶年民或飢饉而必取十斗則失  
之重樂歲粒米狼戾而只取十斗則失之輕國用以之而或竭民生由  
是而不遂不可行必矣臣居草澤閭閻之事靡所不知當今之患不惟  
損實之不均莫若計其一家之人口而定其耕田之多寡使其豪強無  
連阡之田寡弱得生生之業然後申明損實之制使無不平之歎則實  
國家無彊之利左司諫卞季孫右司諫權孟孫左獻納李長孫右獻納  
李師孟右正言尹彌堅東部教授官蔡倫中部教授官鄭宗本等以爲  
今定貢法誠爲美制但不分地品膏瘠一結收租限以十斗則不無輕  
重失宜之弊伏望待其量田之後更定收租之數以便公私摠制河濱  
以爲在昔禹因土地之膏瘠制貢賦之差科六府孔修而庶事成治

惟我國家大山大川相繆險阻風氣所偏寒燠各異故四方之地五穀之生民生之不一貧富之與差職此之由如慶尚全羅公海水田種稻一二斗而所出或至十餘石一結所出多則逾五六十石少不下二三十石旱田亦極膏腴所出甚多若京畿江原道依山州郡則雖種一二石所出不過五六石不可以一體收租明矣自前朝只以上中下三等定制將農夫手指計十爲上田尺二指計五三指計五爲中田尺三指計十爲下田尺六尺爲一步以三步三寸四方同回爲一負二十五步爲一結而打量其收租則皆取三十斗三等之田差等不遠且上等之田惟慶尚全羅等道於千結僅有一二結焉中田於百結亦有一二結焉其餘各道只有中田亦於千結僅有一二結焉是則大槩不分地之膏瘠皆以下等之田打量有違於古制每當損實之際庸夫任意給指亦爲未便乞依禹貢之制差遣使臣分其卑高燥濕膏腴瘠薄之地定爲九等而會量上中田則並以下田尺改量付籍其收租之法用元典所載旱田水田每一結收租三十斗之數上上田則收租三十斗上中田二十五斗上下田二十斗中上田十七斗中中田十五斗中下田十三斗下上田十斗下中田七斗下下田五斗京畿直隸王都之地徭



役煩劇非他道比以禹貢異州之例其收租每除一等以尊京師上項各道如遇水旱風雹之灾則監司審其損傷分數以啓遵依朝廷給損之法特旨減分給損以爲恒式則貢賦得宜而一國之民均蒙聖恩庶合於大禹制貢之義參判柳季聞以爲我國土地之品不同如慶尚全羅等道沿海之田種稻一二斗而所出幾至十石若京畿江原等道山谷之田種穀一二石而所出不過七八石其田品之不同如此前朝但以農夫手二指計十爲上田尺二指計五三指計五爲中田尺三指計十爲下田尺定爲三等一結收租並以三十斗定數有違古制開國以來仍此法改量各道之田每歲損實之際庸劣之輩眼量給損其弊之極不可勝言今以貢法便否訪問中外欲革積年之弊而立中正之制也然其間有可言者土田等第尚循前弊而收租定額一遵貢法則占上田者長享其利得薄田者世抱愁歎一國之民苦樂懸絕不忍坐視乞依兩貢之制分遣使臣各道相其地之卑高燥濕膏腴瘠薄定九等收稅之制以慰民望如遇水旱風雹之灾則監司親審損傷分數以啓仰遵朝廷及歷代給損之法特下隨損減分之令以爲永世之典留後司品官村民并一千一百二十三人皆以爲可七十一人皆以爲不可

留後李種善斷事官崔揆經歷姜蔓老都事宋秬等以爲依貢法收租實爲美法然我國土田膏腴瘠薄不與中國同依舊爲便京畿守令二十九品官村民一萬七千七十六人皆以爲可守令五品官村民并二百三十六人皆以爲不可都觀察使崔士儀都事楊修水原府使尹處誠原平府使吳寧老海豐郡事黃得粹利川縣事金昶高陽縣令柳興阜加平縣監金偉等以爲田地膏瘠不一執良田者十斗之租過輕執薄田者十斗之租雖少猶未充數且各司位田與外方公衙廩祿田一年經費酌量折屬從實收租尚且不足若行貢法則必加二分軍國之需由茲以減莫若仍舊如欲更定貢法則辨其土地膏瘠分為三等揚州府使陳仲誠以爲雖一邑之內地品不同執良田者不論歲之豐凶每一結納十斗則過輕執瘠田者亦不論歲之豐歉每一結納十斗則過重自今分地品三等某人所耕元田幾結分上中下三等豐年則上等一結二十斗中等十五斗下等十斗中平則上等一結十五斗中等十斗下等七斗凶年則上等一結十斗中等七斗下等三斗隨其歲之豐凶以收稅加耕久陳田則取田主告狀親審陳及加耕之數分其地品續錄於籍平安道守令六品官村民并一千三百二十六人皆以爲

可觀察使趙終生及守令三十五品官村民并二萬八千四百七十四人皆以爲不可黃海道守令十七品官村民并四千四百五十四人皆以爲可守令十七品官村民并一萬五千六百一人皆以爲不可忠清道守令三十五品官村民并六千九百八十二人皆以爲可觀察使宋仁山都事李宜洽守令二十六品官村民并一萬四千十三人皆以爲不可江原道守令五品官村民并九百二十九人皆以爲可守令十品官村民并六千八百八十八人皆以爲不可觀察使曹致都事尹務原州判牧使田興判官李守良春川府使李安敬淮陽府使李原備杆城郡守李思任平海郡事金布平昌郡事金俞甫等以謂地之膏腴各異或陳或起山上火耕甚多宜仍舊損實收租咸吉道守令三品官村民并七十五人皆以爲可觀察使閔審言守令十四品官村民并七千三百八十七人皆以爲不可慶尚道守令五十五品官村民并三萬六千二百六十二人皆以爲可守令十六品官村民并三百七十七人皆以爲不可慶州府尹趙琬判官金自怡安東府使鄭還判官尹彌老永川郡事徐晉珍城縣監李自濡以爲一結之田收租十斗可謂薄歛厚民之意然每歲減三分之一收租一分則國用不足將來可慮况膏腴之

田十常一二墾薄之田十常八九耕良田者之大幸而薄田者之不幸  
貫有不均雖在樂歲或當農從軍或舉家死疫僅能耕種而未得耘耔  
因以失農若不踳驗損實只以元田之數收租則雖罄盡財產尚且不足  
稱貸益之以足取盈之數怨咨將興貢法之弊龍子論之詳矣大抵一  
法立一弊生古今通患願仍舊制隨歲豐歉擇公廩正直之輩使之踏  
驗取以實數以便民生以足國用星州牧使李洽善山府使李吉培咸  
昌縣令黃永義城縣令金續知禮縣監鄭雍聞慶縣監盧任等以爲今  
考已往各年收租之數損至六分之歲罕矣今於旱田水田每一結以  
六分之例收租十斗則賦歛過輕國用虛踈大抵田之膏瘠不同而劫  
良田者獨享其利占薄田者獨受其弊其或因災傷全失農者國家雖  
欲專免其租守令事煩未能及期踏驗從實減租難矣多般徭賦皆准  
實數分定則國用不贍矣若其每年以實數推移加減如各位田則已  
矣其定數折給如豐儲廣興倉內資內贍奉常寺仁壽仁順府義盈  
庫軍資監等各司及外方各官衙祿廩給文宣王鄉校等有數之田一  
結收租十斗則比前折給之數必倍從計折然後與當初差等分給之  
數相準以有限之田加給亦難矣大禹之立貢法也必先分爲九等今

亦於一二州縣審定地品以行貢法期以數年試驗然後行之可也觀  
察使沈道源都事李師曾等以謂立貢法革損實誠美意也然民間不  
均之嘆國用不足之弊恐或如上項守令所言也災傷失農之田既免  
其租則陳荒之地亦當免稅災傷陳荒之田盡聽陳告分揀則向者損  
實之弊不能盡革矣既不能盡革而又有不均不足之弊則恐非萬全  
之法也宜令主掌官計元田所入之數及中年實田所收之數計國家  
用度盈縮民間所納多少更議施行全羅道守令四十二人品官村民  
并二萬九千五百五人皆曰可樂安郡事權克和以為若於起田一結  
只收十斗則過輕若不分起陳并收十斗則曾執壻田不得已陳荒者  
實有憐焉自今當八月田主告其陳及加耕處守令親審除其陳荒之  
數只於起田豐年則收十五斗中年則十斗凶年則七斗如是則樂歲  
寡取之嫌凶年多取之嘆可兩除矣觀察使申槩都事金致明守令十  
二人品官村民并二百五十七人等皆以為不可者九萬八千六百  
五十七人否者七萬四千一百四十九人命從喜等議○己卯遣同副  
代言尹粹問安于使臣昌盛言宜抄吉州捕土豹軍一萬五千名給付  
前去頭目粹以啓 上曰咸吉道因水災禾穀不稔欲多抄軍難矣處

之何如知申事許誠等對曰勿定數令都節制使隨宜抄軍爲便從  
之○庚辰親行秋夕祭于廣孝殿○謝恩使都摠制文貴副使同知摠  
制金益精回自京師○傳旨司憲府謝恩使副使及從事官進獻席子  
不謹賫進以致濕水污穢其鞫以聞○辛巳受常參視事詳定所啓今  
撰六典內文科迭用講經製述之條請仍錄勿削上曰若欲行法須堅  
如金石勿令紛更可也今講經之法已議諸文臣必不舉行何煩載  
于令典乎權近嘗言取人之際見面講經以第高下實爲未便太宗從  
之立爲製述之法其後復行講經者非有意也舉行元典之時此法亦復  
行之耳卞季良語予曰講經之法權近亦不欲行封彌易書恐有私也何  
獨於講經見面問難予實是弊法予使文臣議之以講經爲不可者衆予乃  
從之贊成許稠旣不行講經之法則儒者皆事詞章終無可爲教授者以  
今言之爲大司成者不得其人以黃鉉爲行大同成且堪宗學博士之任  
者不過數人昔臣赴生負試舉子凡六十六人中格者六十人今則不啻  
千餘此無他前日講經之效有以致之也請勿去講經之條上曰予之  
所以欲不行講經者恐或行私也稠復曰取士之時宰相三四人及臺省  
并參考試雖欲行私不可得已雖一人有欲行私者亦不過一二人耳雖

一二人幸中餘皆實學者矣 上曰予更商量○賜肉于讓寧大君禔

○下教工曹凡築城及營繕等土木之役監役官吏不體恤民之義務欲速就事功早作夜罷極其勞苦易生疾疫因此橫夭者有之自今聚衆役使則京中提調外方監司不時檢察禁其勞苦役民如有疾疫者令醫賫藥救療○壬午親傳望祭香祝○命知申事許誠邀兩使臣昌盛辭以足疾請之再三乃至 上迎入慶會樓設溫斟宴尹鳳得疾先還盛謂 上曰願借防身倭劍及還還之 上曰知之俄而盛請見備

身雲劍元閔生以啓命以大護軍李尚恒所奉雲劍示之盛執而謝仍賫去○癸未月食○命內官金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禮曹啓禮婦人出則擁蔽其面今婦人着毛冠露面行路有違古制請自今禁著毛冠從之○甲申受朝祭○以皇甫仁爲知申事金宗瑞右代言南智左副代言尹粹右副代言安崇善同副代言○乙酉受常參視事○昌盛潛取頭目房銅孟六鍮鉢一合本國銅匠天往銷之將改鑄器四前此盛悉取窻戶鉤鎖鐵釘之類冶造鞍裝命囚天往鞠之○吏曹啓前此各處營繕及橋梁造成僧徒等不考立功多少及前職有無超授大禪師實爲猥濫請自今無前職者勿授大禪師之職命今且仍舊自後母

得超授○丙戌受常參視事太司憲李繩直啓通事元閔生當昌盛欲見雲劔宜據義防遮今乃啓而示之以致取去使失賓主之儀且是危道請按律科罪以防其漸 上曰通事之任但傳語耳憲府之請固當然急遽之際豈易設計又安知終必賫去乎右議政孟思誠戶曹判書安純等啓閔生誠有罪繩直復請痛懲 上謂代言等曰閔生雖非故犯然左右皆曰有罪且事關大體其罷職以戒之○昌盛夜令頭目等潛消房中銅大爐作塊○御思政殿閱雅樂及四清聲朴堧新造鐘磬也○左司諫卞季孫上疏曰憲司將元閔生之罪請按律科斷 殿下特從寬典只罷其職臣等竊謂 上前通事之任非特傳語而已凡言語之輕重緩急詳加審察不可頃刻而忽之也况當宴席使臣請看雲劔其言之不時也審矣沮之宜無難者閔生專以通事之任位至二品如此之際尚不商量遽爾啓達其無謹慎效職之意可知已伏望依律科罪以懲後來且儀仗不可須臾廢闕也當昌盛請看雲劔之際 殿下雖有命固不可輕以與人而遽給之遂使儀仗廢闕是亦臣等拊心之至者也請并下雲劔之任者推鞠科罪 上曰閔生無罪但事關大體既罷其職復何加焉且持雲劔者尤爲無罪予命示使臣而不從則



尤無謂也諫院之言未當矣○召還茂生令依無職宗親例赴宗學茂生兄弟嘗共奸一女收職牒黜外○命內官韓龍鳳賫別膳贈兩使臣○傳旨京畿監司積穀江邊有能捕得進獻黃魚者優賞之○兵曹據平壤道防牌等上言啓平安咸吉道防牌之法一體而唯平安道未得受職請自今平壤寧邊道防牌依咸興府防牌例成材爲首者仍前職差授土官義州道防牌屬平壤道江界朔州道防牌屬寧邊道和會授職從之○丁亥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頭目等橫行下三道今到廣州欲向平安彼實無事而行予欲止之而不敢耳且昌盛密消銅湯權七銅爐一作塊竊而藏之故予置而不問接伴使鄭欽之云今後不使匠人見於使臣此語何如左議政黃喜對曰然○前知大丘郡事李次若打殺星州官妓命下政府六曹議之或以爲威力制縛或以爲良賤相歐命從威力制縛減一等○命內官金淳賚別膳贈兩使臣○賜營造慕華樓諸色匠人等米穀有差○戊子受常參○命知申事皇甫仁議于政府云昌盛言捕土豹海青網子欲自指揮捕之若捕土豹則非本國所知使臣自專可也捕海青則本國所能且勅諭初無與使臣同捕之言何以處之僉曰土豹因其指揮捕之可也若海青則本國獨令捕

獲勿以機械與之從之遂命仁復以此意諭使臣荅曰海青則依舊捕之可也○前知申事詐誠遭母喪賜紙一百卷燭十五丁棺石灰等物

○己丑受朝參命政府六曹議崔楊善上書獻陵穿峴防塞可否政

府諸曹使李陽達詰之陽達曰此脉有人迹尤好不宜防塞政府六曹

乃以陽達言啓上曰楊善性本粗率狂惑無可取者也然亦或有一

得之言故議之耳陽達精於地理非楊善比也然本無路則必不為開

路之言且獻陵非幽深山谷民家頗多而人迹不絕地理雖無有路

無害之文亦無無路必開之文予意以謂塞之無妨禮曹判書申商對

曰臣未知地理書問諸李稷云山形起伏為佳故蜂腰起脉地理家重之

蜂腰則必有路有路何害議論未定上曰予將親聽陽達楊善之言

處之楊善本不達地理者也但固執已見排斥同類謂不已若言談舉

止極為無狀○上謂申商曰宗親不可無僚屬若宗簿寺糾察非違耳

非下官也欲以仁壽府或仁順府定為僚屬如何詳定以啓○司憲府

啟六曹堂上及應常參朝啟堂上有故與否必令告于本府集賢殿官

負常參勤慢亦并考察上曰六曹堂上非各司比不宜糾察右代言

金宗瑞亦啟考堂上勤慢未可也上曰然集賢殿在闕內其仕不

仕悉啓于予亦勿糾察○上謂代言等曰九月上旬不隕霜則蒼麥可  
熟乎對曰今年節候甚晚猶可及也 上曰予聞大豆稍成然乎對曰  
然 上曰今年水田甚盛山郡則失農明年賑恤之策不可緩也○仰  
按部監設書奉不昌感曰遣銅匠來吾乃出矣館伴曰吾管宴享不管  
工匠盛等乃出酒二行尋罷蓋怒天往被囚也○吏曹據戶曹關啟  
自今委官改稱損實踏驗官必以曾經顯秩三品以下及國試入格者擇  
定京畿則曾經顯秩而退居者少宜擇成衆官及受田者差定其踏驗  
官冠服一依京中提舉別坐例監司守令驗其職秩高下接之踏驗已  
畢監司第其高下以聞最者量才叙用不中者監司同敬差官依律論  
罪以嚴舊懲 從之○刑曹啓萬頃縣人私奴金奉與張文翹爭奴婢  
文翹與里人金召南謀殺奉奪其物文翹召南律該處斬 從之○司  
諫院啓原州鄉吏安智潛免其役屬典醫監監受八品請收職牒從本  
役並勅舉者命只收智職牒舉者勿論○庚寅受常參輪對○行成均  
大司成黃鉉等上疏曰唐虞人才之所以盛者由其所學之有其實也  
漢唐人才之不及者由其所學之無其實也故體立於格致誠正修以  
除用行於齊治平之際學無其實則文藝雖工於誠正乎何補訓誥雖

明於治平乎何與焉恭惟我 殿下天性聰明聖學緝熙設科舉崇理  
學上自王宮下至閭巷無一地非學無一人不教聖學之體既立聖學  
之用亦行雖唐虞之實學無以加矣然自文科初場罷講論試疑義之  
後凡入國學者徒慕虛名不務實學雖強受學而退省其私則經書之  
冊束之几案講讀之聲未之或聞惟事雕篆之文而古今人士所製切  
於科文者悉籍而佩之晝誦夜思手不停披雖同儕之所製苟或見容  
於人則盡記藏之疑義之文表策之辭不本諸經蹈襲抄集欲其微倖  
於文衡者非獨子弟也朝之公卿家之父兄亦皆以此望於子弟也雖  
肯苦心窮經留意於希聖希天之學而內以立其體外以行其用乎此  
非徒無益於學者之一身誠有負於盛朝教養之羨意也昔唐之李義  
山宋之劉子儀專尚文辭作爲一體一時應舉之士有如劉幾之輩謂  
之西崑體而崇信蹈襲宋之尹洙梅聖俞欲變其體而竟莫能就至於  
嘉祐元年歐陽脩知貢舉深惡西崑之體陋而有蹈襲之者一皆斥之  
此宋朝人才之所由盛也逮我盛朝載諸六典曰式年科舉必須通五  
經者乃許赴試宜令成均分四書五經齋生徒入大學齋讀訖成均館  
報禮曹禮曹與臺省各一員詣成均館與館員同加考察講說詳明融

貫肯趣者立簿書各升于論語齋其不通者仍在本齋以缺其通論語  
孟子中庸考講升陟皆用此例至于中庸講說皆通者升于禮記齋讀  
訖成均報禮曹禮曹與臺省負考講皆如四書例以此升至春秋詩書  
易齋五部生徒則教授官試其通講者送成均更講如上項其州府郡  
縣生徒各道觀察使每年春秋令通經守令及閑良官二三負歷至都  
會所考講亦用成均例其人通其經其書助書于籍悉送成均館成均  
館報禮曹更講如館列館及五部外方生徒皆置簿籍止書其人通其書  
其經更不定其高下至于子午卯酉年成均館報禮曹禮曹啓聞令京中  
成均館漢城府外方各道觀察使將上項通五經四書者以前定頗數  
試取四書各講一章五經各講一章爲初場我 太祖所以啓佑之者  
至矣是誠 殿下所當監之成憲也議者以爲試以講論則反有猥瑣  
之弊試以疑義則反有蹈襲之弊臣等竊謂兼此二法而增損之然後  
庶乎其無弊矣蓋入學生徒當初分齋之時既與臺省禮曹同加考講  
而置簿矣至於式年何必更講以爲初場乎乞自今自大學齋至於周  
易齋而皆通者直赴會試中場而計其置簿經書以爲初場分數雖或  
不中亦皆叙用其餘未獲與於直赴之列者鄉館會試皆試以疑義而

凡三場之文依歐陽脩取才之例存其蹈襲抄集而取其本諸經書者則可使崇信實學而無猥瑣之弊振發文才而無蹈襲之病且今之學者為名而不務實學工於文辭者見稱於朝著名為經學者卒老於教授故為子弟者先有心於文辭而未嘗有志於經學間有勤於讀書者則反受侮於朋友矣盛朝雖切切興學而學校之廢弛至於如此之甚此無他凡為教授視為賤品而不待之以師儒之道故也今京中四部教授職帶成均而反屬軍職殆非所以尊師儒之意也外方教授尤為人之所輕反不如鹽場驛丞其赴任之際各官各驛指為私行而不許止宿至於任所供億亦薄自日守三班以至官僕之賤視如贅肱而輕侮之矣况其狂簡之輩豈肯虛心聽受哉乞自今四部教授每部各一員依舊例以事務有閑如藝文奉常宗簿校書隨品兼差以尊師儒之任外方教授擇經明行脩可為師表者遣之而於界首官則依前朝司錄例職兼外史講觀之餘悉記時政風俗之美惡每於歲抄實封送于春秋館以垂勸戒且當春秋季月巡行領內各官考講以察勤慢赴任之時經宿之費習任之後供億之費優加詳定以尊師儒以勵後學且詞章儒者末技無補於治化也故宋朱文公憫當世不修學校之政

而序於大學曰俗儒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本朝臣尹紹宗惡前朝九齋之法而詩之曰詞章只是誤人事寂寞漢唐誰俊才皆所以抑詞章浮末之習也今四部學堂外方都會復行課試之法是雖與學之美意然以我聖朝而反行前朝衰季之法豈無識者之浩歎哉乞自今四部都會課詩依成均館例改試疑義且春秋賦詩之法所以儲養人才收用於異日者也今年踰五六十者亦與於賦詩實有愧於儲養之意也或父子俱賦而子反居上實為未便繼自今五十以上有子賦詩者勿令與焉命下詳定所○遣護軍金自雄于平安道護軍李仁和在咸吉道捕進獻鷹子○命內官韓龍鳳賚別膳分贈兩使臣○刑曹據黃海道監司牒呈啓洪熙元年八月十八日教旨今後公私婢嫁良夫者公處婢則京中各司外方各官私處婢則告于本主然後方許交嫁今觀道內各官嫁良夫私婢之主散居京及他道故告主真偽閱實為難乞移文京中及各道閱實然後載諸刑止案且不考良籍只從所告載籍則公私之奴逃亡散任妄稱良人聚公私婢所生免賤者容或有之乞自今公私婢嫁良夫生子者其父良籍明白者則錄於文案無良籍者於隣里及族人處考其根脚施行其不知根脚者姑於文案

詳書其故命依所啓但嫁良夫時告本司本主與否分辨條勿舉行○  
辛卯受常參視事判府事崔閏德啓今年禾穀稍登請築濟州牧場  
上曰曾令濟州安撫使審度便否今若可築則必啓矣閏德又啓臣嘗  
受修築各道城堡之命年前審下三道城堡其頽毀至矣幸有堅城周  
回甚窄不可容衆守禦今雖四方無虞然安不忘危聖人之訓安知不  
虞之變起於昇平之日乎請九十月當番侍衛牌勿令番上先築沿邊  
城堡以備不虞且量繕工軍器監所藏之鐵以備築城鉸椎之資又軍  
器監別軍稱爲使令多般役使故本監軍器視爲餘事不遑造鍊請勿供  
他役專修軍器 上曰卿言善矣然有不得已之役則沒其農民尤爲  
不可故役之耳閏德出 上謂代言等曰除侍衛牌番上之意何如對  
曰築城非一二年可畢今若不許番上則後必援例侍衛疎矣 上然  
之○輪對經筵始講律呂新書○命孝寧大君補禮曹判書申商右副  
代言尹粹等審視 獻陵穿峴開塞便否○謝恩使都摠制文貴副使  
摠制金益精之行進獻帝子濕水不檢舉又解送遼東逃軍王養孫在  
途亡匿不啓其由命罷貴益精職押物吳重寶金汗贖杖六十押送  
官吳貞貴贖杖六十徒一年半因憲府之啓也○司諫院啓永樂十二



年二月初三日吏曹受教三品以下除授後於班簿錄其來歷其自  
內除授者稱特旨以保舉除授者稱某人薦功臣及二品以上子塔稱  
某子某督考前銜官案除授者稱前官案付永樂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司  
憲府狀申吏兵曹下批後京外通政以下至權務除拜人負各於名下  
稱某特旨某保舉某考滿某都目明白載錄單字申呈報于都堂移文  
臺省已有成法然衆所共知時行各司遷轉人負等每政悉錄來歷徒  
爲煩弊實無憑考上項京外通政以下六品以上以前銜受職者及守  
令考滿除授者外時行各司遷轉者勿并錄來歷今詳雖以時行遷轉  
者或以特旨或因考滿或因仕多加資之例非一而來歷關內不分辦  
施行故每當署謝之際未知加資之由考問甚煩若西班則加資超資  
者尤汗漫難考請自今吏兵曹來歷關內京外各品雖以時行遷轉  
者并錄加資超資之由從之○壬辰受常參輪對經筵○兩使臣以捕土  
豹往咸吉道命參贊盧閑伴行遣右議政孟思誠戶曹判書安純左代  
言李孟昉餞之○兵曹啓進獻別馬則高六尺以下五尺八寸以上歲  
貢馬及種馬則五尺七寸以下五尺四寸以上皆用周尺從之○平安  
道館軍補充軍等上言願除館軍還屬補充軍命下兵曹與政府諸

曹同議僉曰已從自願受教定役終有去官之路宜仍爲館軍但女孫無立役之法請勿付籍從之○癸巳受常參視事兵曹判書趙啓生啓今濟州捕倭人臣以爲不可論功此倭無甲兵之具未可以賊船論也倭人不戰而服則當擒獲之今乃盡殺其設心以爲儻一人生則必語其不拒戰之由故盡殺滅口而要賞於國其計姦惡不如不賞上曰若在兵亂之世則此爲微功不足褒賞今昇平日久四方無虞雖如此細功亦可賞矣况濟州非倭人行商之處乎但不生擒是誠有罪然反加罪則無勸勵後人之義啓生曰雖有其功職分當爲何必加賞上曰然則雖大功亦皆臣子職分之當爲也盡忠立功臣子之事論功行賞人主之權古昔聖王之所不廢也其與左右議政議啓○上謂代言等曰釋奠犧牲只用牛一及豕一半故於配位左右廡小小分奠似不豐潔且其膳肉進于三殿及代言司議政府禮曹所餘甚少文臣生徒飲福之時不得均食亦不可也釋奠通天下之祭也其犧牲之數致膳之處稽古文以啓○輪對經筵○司憲府啓監察金攸金守智李元商金克柔等不從傳旨會飲罪制書有違攸爲首杖一百克柔守智元商爲從九十元商守智粹髮相詰罪不應爲杖八十從重杖九十命攸克柔各